



五燈會元卷第十九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楊岐方會禪師

南嶽下十二世

楊岐會禪師法嗣

白雲守端禪師

保寧仁勇禪師

石霜守孫禪師

比部孫居士

南嶽下十三世

白雲端禪師法嗣

五祖法演禪師

雲蓋智本禪師

琅邪永起禪師

保福殊禪師

崇勝珙禪師

提刑郭祥正居士

保寧勇禪師法嗣

壽聖智淵禪師

壽聖楚文禪師

寶積宗映禪師

景福日餘禪師

上方日益禪師

南嶽下十四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

昭覺克勤禪師

太平慧勤禪師

龍門清遠禪師

開福道寧禪師

大隨元靜禪師

無為宗恭禪師

五祖表自禪師

龍華道初禪師

九頂清素禪師

元禮首座

普融藏主

法閱上座

雲蓋本禪師法嗣

承天自賢禪師

琅邪起禪師法嗣

金陵俞道婆

南嶽下十五世上

昭覺勤禪師法嗣

徑山宗杲禪師

虎丘紹隆禪師

育王端裕禪師

大瀉法泰禪師

護國景元禪師

玄沙僧昭禪師

南峰雲辯禪師

靈隱惠遠禪師

洪福子文禪師

正法建禪師

華嚴安民禪師

昭覺道元禪師

中竺中仁禪師

象耳袁覺禪師

華嚴祖覺禪師

福嚴文演禪師

明因曇玩禪師

虎丘元淨禪師

天寧梵思禪師

君山覺禪師

寶華顯禪師

東山覺禪師

天封覺禪師

道祖首座

宗振首座

樞密徐俯居士

郡王趙令衿居士

侍郎李彌遜居士

祖氏覺庵道人

令人明室道人

成都范縣君

太平懃禪師法嗣

文殊心道禪師

南華知昂禪師

龍牙智才禪師

蓬萊卿禪師

何山守珣禪師

泐潭擇明禪師

寶藏本禪師

祥符清海禪師

淨衆了璨禪師

谷山海禪師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袁州楊歧方會禪師郡之宜春冷氏子少警敏及冠不事筆硯繫名征商課最坐不職乃宵遁入瑞州九峯恍若舊遊眷不忍去遂落髮每閱經心融神會能折節扣參老宿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咨參明

曰庖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曰監寺異時見孫遍天下在何
用忙爲一日明適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既見遂插住曰這老
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明曰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
卒師大悟即拜於泥途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明曰你且躲避
我要去那裏去師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来自
是明每山行師輒瞰其出雖晚必擊鼓集衆明遽還怒曰少叢
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師曰汾陽晚參也何謂非規繩乎
一日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明曰我
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
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箇人方
能擔荷師拂袖便行明移興化師辭歸九峯後道俗迎居楊歧
次遷雲蓋受請日拈法衣示衆曰會麼若也不會今日無端走
入水牯牛隊裏去也還知麼筠陽九岫萍實楊歧遂陞座時有

僧出師曰漁翁未擲釣躍鱗衝浪來僧便喝師曰不信道僧拈
掌歸衆師曰消得龍王多少風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
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少年長老足有機籌師曰念汝年老
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祇這便
是麼師曰湖南長老乃曰更有問話者麼試出來相見楊歧今
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爲甚麼如此大丈夫兒
須是當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葫蘆相似當衆引驗莫便
面赤有麼有麼出來決擇看如無楊歧今日失利師便下座九
峯勤和尚把住云今日喜得箇同參師曰作麼生是同參底事
勤曰九峯牽犁楊歧拽杷師曰正恁麼時楊歧在前九峯在前
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僧問人法俱遣未是衲
僧極則佛祖雙亡猶是學人親處未審和尚如何為人師曰你
私要勘破新長老曰恁麼則旋斫生柴帶葉燒師曰七九六十

三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西天人不會唐言上堂霧鎖長
空風生大野百草樹木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三世諸
佛在你諸人脚跟下轉大法輪若也會得功不浪施若也不會
莫道楊歧山勢險前頭更有最高峯上堂舉古人一轉公案布
施大衆良久曰口抵堪喫飯上堂踏著秤錘硬似鐵痲子得夢
向誰說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裏遭火燒參上堂楊歧一要
千聖同妙布施大衆拍禪床一下云果然失照參上堂楊歧一
句急著眼覷長連牀上拈匙把筋上堂拈拄杖云一即一切一
切即一畫一畫云山河大地天下老和尚百雜碎作麼生是諸
人鼻孔良久云劒為不平離寶匣藥目救病出金瓶喝一喝卓一
下上堂楊歧無旨的種田博飯喫說夢老瞿曇何處覓蹤跡喝
一喝拍禪牀一下上堂薄福住楊歧年來氣力衰寒風凋敗葉
猶喜故人歸囉囉哩拈上死柴頭且向無煙火上堂楊歧乍住

屋壁踈滿林盡布雪真珠縮却項暗嗟吁良久曰翻憶古人樹
下居上堂雲蓋是事不如說禪似吞栗蒲若向此處會得佛法
天地懸殊上堂擲下拄杖曰釋迦老子著跌偷笑雲蓋亂說雖
然世界坦平也是將勤補拙上堂釋迦老子初生時周行七步
目顧四方一手拍天一手拍地今時衲僧盡皆打摸畫樣便道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蓋不惜性命亦為諸人打箇樣子遂曰
陽氣發時無硬地示衆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拄杖曰拄杖子
向汝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擲下曰直得乾坤震裂山嶽搖動
會麼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拍禪牀曰三十年後明眼人前莫
道楊歧龍頭蛇尾僧問撥雲見日時如何師曰東方來者東方
坐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堪作甚麼師曰鉢盂
口向天慈明忌辰設齋衆纔集師於真前以兩手捏拳安頭上
以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曰

休捏怪師曰首座作麼生座曰和尚休捏怪師曰免子喫牛妳
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
作聽勢座擬議師打一掌曰這漆桶也敢與我和尚遷化
僧至下遺書師問世尊入滅擲示雙趺和尚歸真有何相示僧
無語師槌脅曰蒼天蒼天室中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
圈你作麼生透一日三人新到師問三人同行必有一智提起
坐具曰參頭上座喚這箇作甚麼曰坐具師曰真箇那白是師
復曰喚作甚麼曰坐具師顧視左右曰參頭却具眼問第二人
欲行千里一步為初如何是最初一句曰到和尚這裏爭敢出
手師以手畫一畫僧曰了師展兩手僧擬議師曰了問第三人
近離甚麼曰南源師曰楊歧今日被上座勘破且坐與茶問僧
敗葉堆雲朝離何處曰觀音師曰觀音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
曰適來相見了也師曰相見底事作麼生僧無對師曰第二上

座代參頭道看亦無對師曰彼此相鈍置示衆云春風如刀春
雨如膏律令正行萬物情動你道脚踏實地一句作麼生道出
來向東涌西沒處道看直饒道得也是梁山頌子示衆云身心
清淨諸境清淨諸境清淨身心清淨還知楊歧老人落處麼河
裏失錢河裏撻示衆云景色乍晴物情舒泰舉步也千身弥勒
動用也隨處釋迦文殊普賢揔在這裏衆中有人受人謾底便
道楊歧和麩糲麵然雖如是布袋裏盛錘子示衆云雪雪處處
光輝明皎潔黃河凍鎖絕纖流赫日光中須迸裂須迸裂那吒
頂上喫蒺藜金剛脚下流血皇祐改元示寂塔于雲蓋

南嶽下十二世 楊歧會禪師法嗣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陵郁禪師
披削往參楊歧歧一日忽問受業師為誰師曰茶陵郁和尚歧
曰再聞伊過橋遭擲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

一顆又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先生照破山河萬朵歧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歧曰汝見昨日打毆儼者麼申見歧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何歧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巾侍久之辭游廬阜圓通訥禪師舉住承天聲名籍甚又遜居圓通次徙法華龍門興化海會所至衆如雲集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鑊湯無冷處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水底按葫蘆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烏飛兔走問不求諸聖不重已靈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死水不藏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賺殺你到棲賢上堂承天自開堂後便安排些葛藤來山南東葛西葛却為在歸宗開先萬杉打疊了也今日到三峽會裏大似臨嫁醫癩卒著手脚不辦幸望大眾不怪伏惟珍重上堂烏有雙翼飛無遠近道出一隅行無前後你衲僧家尋常拈匙放筯盡道知有及至上

嶺時為甚麼却氣急不見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大衆眼在鼻上脚在肚下且道寶在甚麼處良久云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上堂古者道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圓通則不然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上堂江月照松風吹到這裏還有漏網者麼良久曰皇天無親上堂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入鳥不乱行大眾這箇是把纜放船底手脚且道衲僧家合作麼生以手拍禪牀曰掀翻海嶽求知己撥亂乾坤見太平上堂忌口自然諸病滅多情未免有時勞貧居動便成違順落得清閑一味高雖然如是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示衆云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爐真佛內裏坐大眾趙州老子十二劑骨頭八萬四千毛孔一時拋向諸人懷裏了也圓通今日路見不平為古人出氣以手拍禪牀云須知海嶽

歸明主未信乾坤陷吉人示衆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
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麼生說箇
隨緣赴感底道理祇於一彈指間盡大地含生根機一時應得
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祇
如山僧此者受法華請相次與大衆相別去宿松縣裏開堂了
方歸院去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
作麼生見得箇不離底事莫是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
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無心一時自遍麼若
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這裏直須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
你道既悟了便休又何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當垂手方
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者眼若祇悟得乾蘿蔔
頭底不唯瞎却學者眼兼自己動便先自犯鋒傷手你看我楊
歧先師問慈明師翁道幽鳥語喃喃碎雲入亂峰時如何答云

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進云官不容針更借一問師翁便唱
進云好喝師翁又喝先師亦喝師翁乃連喝兩喝先師遂禮拜
大衆須知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却在千峰頂上
握手向千峰頂上相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嘗有頌
云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為人難共聚大都
緇素要分明山僧此者臨行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
了也有眼者莫錯恠好玃重開堂示衆云昔日靈山會上世尊
拈花迦葉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次第
流傳無令斷絕至于今日大衆若是正法眼藏釋迦老子自無
分將箇甚麼分付將箇甚麼流傳何謂如此况諸人分上各各
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來是是非非分南北種種施為盡是
正法眼藏之光影此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祇
在面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開時盡在諸人眼睛裏今日

已開者不在此限有未開者山僧不惜手為諸人開此正法眼
藏看乃舉手豎兩指曰看看若見得去事同一家若也未然山
僧不免重說偈言諸人法眼藏千聖莫能當為君通一線光輝
滿大唐須彌走入海六月降嚴霜法華雖恁道無句得商量大
衆既滿口道了為甚麼却無句得商量喝一喝曰分身兩處看
上堂釋迦老子有四弘誓願云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
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法華亦有四弘誓願
餘未要喫飯寒到即添衣困時伸脚睡熱處愛風吹上堂古人
留下一言半句未透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覩得透後方
知自己便是鐵壁如今作麼生透復曰鐵壁鐵壁上堂若端的
得一回汗出便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
出縱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草蓋却作麼生得汗出去自有一
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上堂安居之首禁足為名禁足之

意意在進道而護生衲僧家更有何生而可護何道而可進唾
一唾唾破釋迦老子面門踏一步踏斷釋迦老子背脊骨猶是
隨羣逐隊漢未是本分衲僧良久曰無限風流慵賣弄免教人
指好郎君上堂絲毫有趣皆能進畢竟無歸若可當逐日退身
行興盡忽然得見本爺娘作麼生是本爺娘乃云萬福便下座
示衆云如我按拍海印發光拈起拄杖云山河大地水鳥樹林
情興無情今日盡向法華拄杖頭上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
般若且道天台南嶽說箇甚麼法門南嶽說洞上五位修行君
臣父子各得其宜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天台說
臨濟下三玄三要四料揀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
意日午打三更廬山出來道你兩箇正在葛藤窠裏不見道欲
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大衆據此三箇漢見解若上
衲僧秤子上稱一箇重八兩一箇重半斤一箇不直半分錢且

道那箇不直半分錢良久云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
來卓拄杖下座熙寧五年遷化壽四十八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四明竺氏子容止淵秀齒為大僧通天台
教更衣謁雪竇明覺禪師覺意其可任大法誚之曰央庠座主
師憤悱下山望雪竇拜曰我此生行脚參禪道不過雪竇誓不
歸鄉即往泐潭踰紀疑情未泮聞楊岐移雲蓋能鈐鍵學者直
造其室一語未及頓明心印歧歿後同參白雲端禪師游研極
玄奧後出世兩住保寧而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近火先焦曰
如何是道師曰泥裏有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切忌踏著問
先德道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未審誰是故人師曰楊岐和
尚遷化久矣曰正當恁麼時更有甚麼人為知音師曰無眼村
翁暗點頭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屎不覺臭問如何是保寧境師
曰主山頭倒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鼻孔無半邊問如何是

塵中自在底人師曰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佛師曰鐵鎚無
孔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鑊湯無冷處問靈山指月曹溪話
月未審保寧門下如何師曰噯曰有花當面貼師便喝問摘葉
尋枝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蚊子上鐵牛曰直截根源
人已曉中下之流如何指示師曰石人脊背汗通流上堂山僧
二十餘年挑囊負鉢向寰海之內參善知識十數餘人自家並
無箇見處有甚頑石相似參底尊宿亦無長處可相利益自此
一生作箇百無所解底人幸自可憐生忽然被業風吹到江寧
府無端被人上當推向十字路頭住箇破院作粥飯主人接待
南北事不獲已隨分有盞有醋粥足飯足且恁過時若是佛法
不曾夢見上堂侍者燒香罷師指侍者曰侍者已為諸人說法
了也上堂看看山僧入拔舌地獄去也以手拽舌云阿哪阿哪
上堂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大眾直須恁麼始得一句句切

害一拳拳著實忽然打著箇無面目漢也不妨暢快殺人上堂
滿口是舌都不能說碧眼胡僧當門齒缺上堂秋風涼松韻長
未歸客思故鄉且道誰是未歸客何處是故鄉良久曰長連床
上有粥有飯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弥勒打破太虛空如何
尋不得垂下一足曰大衆向甚麼處去也上堂若說佛法供養
大衆未免眉鬚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衆入地獄如箭射去此
二途且道保寧今日當說甚麼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
成拳上堂古人底今人用今人底古人為古今無背面今古幾
人知唧唧啾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上堂有手脚無背面明
眼人看不見天左旋地右轉拍膝曰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上堂風鳴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蟇蚯蚓一時鳴妙德
空生都不會都不會三箇成羣四箇作隊窈窕窈窕飄飄飄飄
向南北東西折得梨花李花一佩兩佩上堂智不到處切忌道

著道著則頭角生大衆頭角生了也是牛是馬上堂無漏真淨
云何是中更容他物喝一喝曰好人不肯做須要屎裏卧上堂
衣靜月明水清魚現金鈎一擲何處尋蹤提起拄杖曰歷細歷
細示衆云有箇漢恠復醜眼直鼻藍鏡面南看北斗解使日午
金烏啼夜半鐵牛吼天地旋山河走羽族毛群失其所守直得
文殊普賢出此歿彼七縱八橫千生萬受驀然逢著个黃面瞿
曇不恤眉毛再三與伊摩頂授記云善哉善哉大作佛事希有
希有於是乎自家懺懺懺懺懺懺懺懺懺懺懺懺懺懺懺懺懺懺懺
話大行何必更待三十年後示衆云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無內
無外聖凡普會瓦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法門百千三昧拈起
拄杖云揔在這裏會麼蘇魯蘇魯噀噀噀噀娑訶示衆云釋迦
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會道著一字優波鞠多文室盈壽不曾
度得一人達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曹溪誰是後昆誰為先覺

既然如是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拍膝顧衆云且喜得天下太平
示衆云真相無形示形現相千恠萬狀自此而彰喜則滿面光
生怒則雙眉陡豎非凡非聖或是或非人不可量天莫能測直
下構得未稱丈夫喚不回頭且莫錯恠

潭州石霜守孫禪師僧問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為甚麼不道師
曰一言之出曰後東過西又作麼生師曰駟馬難追曰學人總
不與麼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比孫居士曰楊岐會禪師來謁值視斲次公曰某為王事所
牽何由免離岐指曰委悉得麼公曰望師點破岐曰此是比部
弘願深廣利濟群生公曰未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
廣弘悲願深為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公於此有省

南嶽下十三世 白雲端禪師法嗣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往

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
不分明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比丘曰既不分明證所證却以
何為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焚法
師至彼教此義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則
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
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即
負笈出關所見尊者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破泊謁圓照本
禪師古今曰緣會盡唯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
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
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
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箇
譬喻說似你你一似箇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
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

故未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
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
了子大事師潛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
雲此之師領悟敲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
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
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
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師
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
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為手
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曰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
載清風雲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
衆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
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初住四面遷白雲晚居東山僧

問携笻領衆祖令當行坐斲要津師意如何師曰秋風吹渭水
落葉滿長安曰四面無門山嶽秀今朝且得主人歸師曰你道
路頭在甚麼處曰為甚麼對面不相識師曰且喜到來問祖意
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人貧智短馬瘦毛長問如何是白雲為人
親切處師曰挨轉鼻孔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不知痛痒漢
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計較未成曰二祖立雪時如何師
曰將錯就錯曰祇如斲臂安心又作麼生師曰煬帝開汴河問
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快走始得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
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下事師曰紅旗閃爍曰如何是曹洞
下事師曰馳書不到家曰如何是為仰下事師曰斲碑橫古路
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眼下事曰留與和尚師曰巡人犯夜問
如何是白雲一滴水師曰打碓打磨曰飲者如何師曰教你無
著面處問天下人舌頭盡被白雲坐斲白雲舌頭甚麼人坐斲

師曰東村王太翁師乃曰適來思量得一則因緣而今早忘了也却是拄杖子記得乃拈拄杖曰拄杖子也忘了遂卓一下曰同坑無異土咄上堂幸然無一事行脚要參禪却被禪相惱不透祖師關如何是祖師關把火入牛欄上堂恁麼恁麼蝦跳不出斗不恁麼不恁麼弄巧成拙軟似鐵硬如泥金剛眼睛十二兩衲僧手裏秤頭低有價數沒商量無鼻孔底將甚麼聞香上堂難難幾何般易沒巴鼻好好催人老默默從此得過這四重關了泗州人見大聖參上堂若要七縱八橫見老和尚打鼓陞堂七十三八十四將拄杖驀口便築然雖如是拈却門前下馬臺剪却五色索方始得安樂僧問承師有言山前一片閑田地秣如威音王已前未審甚麼人為主師曰問取寫契書人曰和尚為甚倩人來答師曰祇為你教別人問曰與和尚平出去也師曰大遠在問如何是佛師曰口是禍門又曰肥從口入問

一代時教是箇切脚未審切那箇字師曰鉢囉娘曰學人祇問一字為甚麼却答許多師曰七字八字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鐵旗鐵鼓曰祇有這箇為復別有師曰採石渡頭看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龍肝鳳髓且待別時曰客是主人相師師曰謝供養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王言如絲曰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曰其出如綸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舉起軒轅鑑虫尤頓失威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金將火試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大憨不如小憨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憨不如大憨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頭上戴纍垂曰見後如何師曰青布遮前曰未見時為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曰見後為甚麼不銜花獻師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問如何是佛師曰露曾跳是曰如何是法師曰大赦不赦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問四面無門山嶽秀箇中時節若

為分曰東君知子細徧地發萌芽曰春去秋來事宛然也師曰
纔方搓彈子便要捏金剛上堂古人道我若向你道即禿却我
舌若不向你道即癩却我口且道還有為人處也無四面有時
擬為你吞却祇被當門齒礙擬為你吐却又為咽喉小且道還
有為人處也無乃曰四面自來柳下惠上堂結夏無可供養作
一家燕管顧諸人遂擡手曰囉囉招囉囉搖囉囉送莫怪空踈
伏惟珍重上堂白雲不會說禪三門開向兩邊有人動著關挨
兩片東扇西扇上堂一向恁麼去路絕人稀一向恁麼來孤負
先聖去此二途祖佛不能近設使與白雲同生同死亦未稱平
生何也鳳凰不是凡間物不得梧桐誓不棲上堂千峯列翠岸
柳垂金樵父謳歌漁人鼓舞笙簧聒地鳥語呢喃紅粉佳人風
流公子一一為汝諸人發上上機關正法眼若向這裏薦得金
色頭陀無容身處若也不會喫粥喫飯許你七穿八穴上堂此

箇物上拄天下拄地脫口作眼脫山作鼻太平退身三步放你
諸人出氣上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也勝猶兒十萬倍上堂太
平溷酒漢事事盡徧如是三十年也有人讚歎箇道贊嘆曰
甚麼好箇溷酒漢上堂汝等諸人見老和尚敲動脣吻豎起拂
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簷
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
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人○○上堂有
佛處不得住換却你心肝五臟無佛處急走過雁過留聲三千
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出門便錯恁麼則不去也種粟却生豈摘
揚華摘揚華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上堂悟了同未悟歸家
尋舊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湛
水生蓮華一年生一度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秋風吹
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路上逢人半是

僧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高空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少婦掉孤舟歌聲逐水流小參舉德山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衆中舉者甚多會者不少且道向甚處見德山有不顧性命者試出來道看若無山僧為大衆與德山老人相見去也待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但向伊道某甲話也不問棒也不喫你道還契他德山老人麼到這裏須是个漢始得况某甲十有餘年海上參尋見數人尊宿自為了當及到浮山會裏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門下敲破一箇鐵酸賺直得百鉢具足且道賺子一句作麼生道乃曰華發雞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堦前鬧不休上堂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子細看時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

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甚麼姓大衆山僧被他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人為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節今日這裏拔本上堂說佛說法拈槌豎拂白雲萬里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白雲萬里然後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物不得也則白雲萬里忽有箇漢出來道長老你恁麼道也則白雲萬里這箇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場好笑且道笑箇甚麼笑白雲萬里示衆云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花結果處麼鄭州梨青州賣萬物無過出處好示衆云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為增語或有人出來道盤山老讐但向伊道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鸝下柳條若更問道五祖老讐自云諾惺惺著示衆云十方諸佛六代祖師天下善知識皆同這箇舌頭若識

得這箇舌頭始解大脫空便道山河大地是佛草木叢林是佛
若也未識得這箇舌頭祇成小脫空自謾去明朝後日大有事
在五祖恁麼說話還有實頭處也無自云有如何是實頭處歸
堂喫茶去示衆云每日起來挂却臨濟棒吹雲門曲應趙州拈
擔仰山歛驅馮山牛耕白雲田七八年來漸成家活更告諸公
每人出一隻手相共扶助唱村田樂鹿羹淡飯且恁麼過何也
但願今年蠶麥熟羅睺兒與一文示衆舉德山和尚爲僧問
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雪峰
從此有省後有僧問雪峰云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便休去峰
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白雲今日說向透未過者有箇人近
從東京來問伊甚麼來他却道蘇州來問伊蘇州事如何伊道
一切尋常雖然如是謾白雲不過何故祇爲語音各別畢竟如
何蘇州菱邵伯藕示衆佛祖生冤家悟道染泥土無爲無事人

聲色如簾簷且道如何即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得不恁麼
不恁麼總不得忽有箇出來道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
恁麼總得祇向伊道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小參舉陸巨
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卧擬鶴作佛得
麼云得陸曰莫不得麼云不得大衆夫爲善知識須明決擇爲
甚麼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還知南泉落處
麼白雲不恤眉毛與汝注破得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
汝若更不會老僧今夜爲汝作箇樣子乃舉手云將三界二十
八天作箇佛頭金輪水際作箇佛脚四大洲作箇佛身雖然作
此佛兒子了汝諸人又却在那裏安身立命大衆還會也未老
僧作第二箇樣子去也將東弗于建作一箇佛南瞻部洲作一
箇佛西瞿耶尼作一箇佛北鬱單越作一箇佛草木叢林是佛
蠢動含靈是佛既恁麼又喚甚麼作衆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

于達還他東弗于達南瞻部洲還他南瞻部洲西瞿耶尼還他西瞿耶尼北鬱單越還他北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他草木叢林蠢動含靈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既恁麼汝又喚甚麼作佛還會麼忽有箇漢出來道白雲休寐語大衆記取這一轉三佛侍師於一亭上夜話及歸燈已滅師於暗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舞丹青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曰看脚下師曰滅吾宗者乃克勤爾崇寧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曰趙州和尚有末後句你作麼生會試出來道着着會得去不妨自在快活如或未然這好事作麼說良久曰說即說了也祇是諸人不知要會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門有土木之後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矣歸丈室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墮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闍維設利如雨塔于東山之南

潭州雲蓋山智本禪師瑞州郭氏子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花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見後如何師曰瞎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問將心覓心如何覓得師曰波斯學漢語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雪峯元是嶺南人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一場醜拙問人人盡有一面古鏡如何是學人古鏡師曰打破來向你道曰打破了也師曰胡地冬抽笋問古人道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未審行不得底作麼生說師曰口在脚下曰說不得底作麼生行師曰踏著舌頭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適來恰被人借去上堂去者鼻孔遼天來者脚踏實地且道祖師意向甚麼處著良久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流入此中來上堂高臺已鼻開口便是若也便是有甚已鼻月冷風高水清山翠上堂以楔出楔有甚休歇欲得休歇以楔出楔喝一喝

上堂高聲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大眾集也未侍者曰大眾已
集師曰那一箇為甚麼不來赴參侍者無語師曰到即不點上
堂滿口道不出句句甚分明滿目覩不見山山疊亂青鼓聲猶
不會何況是鐘鳴喝一喝上堂祖翁卓卓犖犖兒孫齷齪齷齪
有慶藏頭沒慶露角借問袖僧如何摸索上堂橫按拄杖曰牙
如刀劍面如鐵眼放電光光不歇手把蒺藜一萬斤等閑敲落
天邊月卓一下僧問如何是咬人師子師曰五老峯前曰這箇
豈會敲人師曰今日拾得性命上堂頭戴須彌山脚踏四大海
呼吸起風雷動用生五彩若能識得渠一任歲月改且道誰人
識得渠喝一喝云田庫奴

滁州琅邪水起禪師襄陽人也僧問菴內人為甚麼不見菴外
事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如何是菴內事師曰眼在甚麼
處曰三門頭合掌師曰有甚交涉乃曰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

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為甚麼不是目前機
良久曰此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上堂良久拈掌一下曰阿呵
呵阿呵呵還會麼法法本來法法本來法法遂拈拄杖曰這箇是山僧拄杖
那箇是本來法還安當得麼卓一下

英州保福殊禪師僧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山河大地曰
出世後如何師曰大地山河曰恁麼則一般也師曰敲鞦打瓦
開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椀大椀小曰客來將何祇待師曰一
杓兩杓曰未飽者作麼生師曰少喫少喫問如何是大道師曰
開市裏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一任人看問如何是禪師曰秋
風臨古渡落日不堪聞曰不問這箇禪師曰你問那箇禪師曰祖
師禪師曰南華塔外松陰裏飲露吟風又更多問如何是真正
路師曰出門看埃子乃曰釋迦何處滅俱尸彌勒幾曾在兜率
西覓普賢好慚愧北討文殊生受屈坐壓毗盧額汗流行築觀

音鼻血出回頭摸著箇匾擔却道好箇木牙笏喝一喝下座
袁州崇勝院珙禪師上堂舉石鞏張弓架箭接機公案頌曰三
十年來握箭弓三平纔到擘開曾半箇聖人終不得大顛弦外
幾時逢

提刑郭祥正字功甫號淨空居士志樂泉石不羨紛華因謁白
雲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
之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當須舉與大眾請已後分明舉似諸
方此頌豈唯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
汗衫莫言不道乃曰上大人立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
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切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省以書報
雲雲以偈答曰藏身不用縮頭歛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遼天
玉兔趕他不著元祐中往衢之南禪謁泉慈卷請陞座公趨前
拈香曰海邊枯木入手成香蕤向爐中橫穿香積如來鼻孔作

此大事須是對衆白過始得雲居老人有箇無縫布衫分付南
禪禪師著得不長不短進前則諸佛讓位退步則海水澄波今
日頻呻六種震動遂召曰大眾還委恁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
風流處也風流泉曰迺相鈍置公曰因誰致得崇寧初到五祖
命祖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此一瓣香蕤向爐中供養我堂頭法
兄禪師伏願於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他諸人
描畫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
魚不食一爐香散白蓮峯祖遂云曩謨薩怛哆鉢羅野恁麼恁
麼幾度白雲谿上望黃梅花向雪中開不恁麼不恁麼嫩柳垂
金線且要應時來不見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為侶者
是甚麼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大眾一口
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窺到底掠得不是趙州橋明月清風安
可比後又到保寧亦請陞座公拈香曰法鼓既鳴寶香初蕤揚

政頂賴門請師重著楔保寧卓拄杖一下曰著楔已竟大眾證
明又卓一下便下座又到雲居請佛印陞座公拈香曰覺地相
逢一何早鶻臭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玄珍重後園驢喫
草召大眾曰此一瓣香熏天炙地去也印曰今日不著便被這
漢當面塗糊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徑深借
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為霖擲拄杖下座公拜起印曰收
得龍麼公曰已在這裏印曰作麼生騎公擺手作舞便行印拊
掌曰祇有這漢猶較些子 保寧勇禪師法嗣

鄧州月掌山壽聖智淵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即不問如何是一
色師曰目前無閑惹此間無老僧曰既不如是如何曉會師曰
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乃曰凡有問答一似擊石迸火流出
無盡法財三草二木普霽其潤放行也雲生谷口霧罩長空把
定也碧眼胡僧亦須罔措壽聖如斯舉唱猶是化門要且未有

衲僧巴鼻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衲僧巴鼻良久曰布針開兩眼
君向那頭看

安吉州烏鎮壽聖院楚文禪師上堂拈拄杖曰華藏木栴栗等
閑亂拈出不是不惜手山家無固必點山山動搖攪水水波溢
忽然把定時事事執法律要橫不得橫要屈不得屈薦召大眾
曰莫謂梧頭有眼明如日上面先生畫是添隨聲敲一下上堂
一叉一割著骨連皮一搨一搥拈手綴脚電光石火頭垂尾垂
劈箭追風半生半死撞著磕著討甚眉毛明頭暗頭是何眼目
恁不恁麼正在半途設使全機未至涯岸直饒淨裸裸赤灑灑
沒可把尚有廉纖山僧恁麼道且道口好作甚麼良久曰嘻留
取喫飯

信州靈鷲山寶積宗映禪師開堂日乃橫按拄杖曰大眾到這
裏無親無疎自然不孤無內無外縱橫自在自在不孤清淨毗

盧釋迦舉令彌勒分踈觀根逗教更相回互看取寶積拄杖子
黑漆光生兩頭相副阿呵呵是何言歟良久曰世事但將公道
斷人心難與月輪齊卓一下下座

隆興府景福日餘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天共白雲曉水和
明月流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又僧出衆
畫一圓相師以手畫一畫僧作舞歸衆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
無如是妖怪乃拈拄杖曰無量諸佛向此轉大法輪今古祖師
向此演大法義若信得及法法本自圓成念念悉皆具足若信
不及山僧今日因行不妨掉臂更為重說偈言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上方日益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曰白槌前觀一
又不成白槌後觀二又不是到這裏任是鐵眼銅睛也須百雜
碎莫有不避危亡底衲僧試出來看時有兩僧齊出師曰一箭
落雙鵬僧曰某甲話猶未問何得著忙師曰莫是新羅僧麼僧

擬議師曰撞露柱漢便打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曰井底蝦
蟬吞却月曰如何是出世邊事師曰鷺鷥踏折枯蘆枝曰去此
二途如何是和尚為人處師曰十成好箇金剛鑽攤向街頭賣
與誰問如何是多年水牯牛師曰齒踈眼暗問鬧市相逢事若
何師曰東行買賤西行賣貴曰忽若不作貴不作賤又作麼生
師曰鎮州蘿蔔問一切含靈具有佛性既有佛性為甚麼却撞
入驢胎馬腹師曰知而故犯曰未審向甚麼處懺悔師打曰且
作死馬醫問覲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左眼半斤右眼八兩僧提
起坐具曰這箇嚮師曰不勞拈出乃左右顧視曰黃面老周行
七步脚跟下正好一錐碧眼胡兀坐九年頂門上可惜一劄當
時若有箇為衆竭力底衲僧下得這毒手也免得拈花微笑空
破面顏立雪齊腰翻成轍迹自此將錯就錯相筭打筭遂有五
葉芬芳千燈續燄向曲录木上唱二作三於柳栗杖頭指南為

北直得進前退後有問法問心之徒倚門傍牆有覓佛覓祖底
漢庭前指栢便喚作祖意西來日裏看山更錯認學人自己殊
不知此一大事本自靈明盡未來際未嘗間斷不假修證豈在
思惟雖鷲子有所不知非滿慈之所能辯不見馬祖一喝百丈
三日耳聾寶壽令行鎮州一城眼瞎大機大用如迅雷不可停
一喝一提似斷崖不可履正當恁麼時三世諸佛祇可傍觀六
代祖師證明有分大眾且道今日還有證明底麼良久曰劄上
堂拾得搬柴寒山燒火唯有豐干巖中冷坐且道豐干有甚麼
長處良久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南嶽下十四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禪師彭州駱氏子世宗儒師兒時日
記千言偶游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
沙門也即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

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
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至真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創臂出血
指示師曰此曹溪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即徒步
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鑿信大滙詰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為
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
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不遜語恣然而去祖曰待你著
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蕩寒困極以平日見
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即歸五
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即參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
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
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若若祖
曰且子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
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為甚麼却

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犢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欄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為上首崇寧中還里省親四衆逐拜成都帥翰林郭公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政和間謝事復出峽南遊時張無盡寓荆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師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為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而雨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為同為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為之愠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

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赴出娑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以師禮留居碧巖復徙道林樞密鄧公子常奏賜紫服師號詔住金陵蔣山學者無地以容勅補天寧萬壽上召見褒寵甚渥建炎初又遷金山適駕幸維揚入對賜圓悟禪師改雲居久之復領昭覺僧問雲門道須弥山意旨如何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未審還有過也無師曰坐却舌頭問法不孤起伏境方生提坐具曰這箇是境那箇是法師曰却被闍黎奪却鎗

問古人道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峯去未審那裏是他
住處師曰騰蛇纏足路布遶身曰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師
曰却須截斷始得曰此回不是夢真箇到廬山師曰高著眼問
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華落碧巖前此是和尚舊時安身立命
處如何是道林境師曰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口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寶人人滄海珠曰此是杜工部底作麼
生是和尚底師曰且莫亂道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山僧
有眼不曾見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闍黎問得自然親曰
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收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放問有
句無句如藤倚樹如何得透脫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曰柢如
樹倒藤枯瀉山為甚麼呵呵大笑師曰愛他底著他底曰忽被
學人掀倒禪床拗折拄杖又作箇甚麼伎倆師曰也是賊過後
張弓問明歷歷露堂堂因甚麼乾坤收不得師曰金剛手裏八

稜棒曰忽然一喚便回還當得活也無師曰鷲子目連無奈何
曰不落照不落用如何商量師曰放下雲頭曰忽遇其中人時
如何師曰騎佛殿出山門曰萬象不來渠獨語教誰招手上高
峯師曰錯下名言上堂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
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鑒不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絲毫透
漏猶在半途據令全提且道如何展演域中日月縱橫挂一亘
晴空萬古春上堂山頭鼓浪井底揚塵眼聽似震雷霆耳觀如
張錦繡三百六十骨節一一現無邊妙身八萬四千毛端頭頭
彰寶王剎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苟能千眼頓開直
是十方坐斷且起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試玉須經火求珠不
離泥上堂本來無形段那復有脣齒特地廣稱揚替他說道埋
且道他是阿誰上堂十五日巳前千牛拽不回十五日巳後俊
鶻趁不及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大千沙界不出當

處可以含吐十虛進一步超越不可說香水海退一步坐斲千里萬里白雲不進不退莫道關黎老僧也無開口處舉拂子曰正當恁麼時如何有時拈在千峯上劃斷秋雲不放高上堂十方同聚會本來身不昧箇箇學無為頂上用鉗鎚此是選佛場深廣莫能量心空及第歸利劍不如錐龐居士舌拄梵天口包四海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甚是奇特雖然如此要且不曾動著向上關且如何是向上關鑄印築高壇上堂有句無句超宗越格如藤倚樹銀山鐵壁及至樹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孔直饒收拾得來已是千里萬里私如未有恁麼消息時如何還透得麼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上堂第一句薦得祖師乞命第二句薦得人天膽落第三句薦得虎口橫身不是循途守轍亦非革轍移途透得則六臂三頭未透亦人間天上且三句外一句作麼生道生涯祇在絲綸

上明月扁舟從五湖示報云一言截斷千聖消聲一劍當頭橫屍萬里所以道有時句到意不到有時意到句不到句能刻意意能刻句意句交馳衲僧巴鼻若能恁麼轉去青天也須喫棒且道憑箇甚麼可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示衆云萬仞崖頭撒手要須其人千鈞之弩發機豈為鼯鼠雲門睦州當面蹉過德山臨濟誑諱問問自餘立境立機作窠作窟故是滅胡種族且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萬緣遷變渾閑事五月山房冷似冰紹興五年八月己酉示微恙趺坐書偈遺衆投筆而逝茶毗舌齒不壞設利五色無數塔于昭覺寺之側謚真覺禪師舒州太平慧勳佛鑑禪師本郡汪氏子卅歲師廣教圓深試所習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味之有者乃徧參名宿往來五祖之門有年恚祖不為印據與圓悟相繼而去及悟歸五祖方大徹證而師忽至意欲他邁悟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

相別始月餘比舊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一日聞祖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師即大豁所疑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像一法之所印師展拜祖令主翰墨後同圓悟語話次舉東寺問仰山鎮海明珠因緣至無理可伸處圓悟徵曰既云收得違索此珠又道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不能加答明日謂悟曰東寺抵索一顆珠仰山當下傾出一栲栳悟深肯之乃告之曰老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師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祖詬罵懣懣而退歸寮閉門打睡恨祖不已悟已密知即往扣門師曰誰悟曰我師即開門悟問你見老和尚如何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遭這老漢詬罵悟呵呵大笑曰你記得前日下的語麼師曰是甚麼語悟曰你又道東寺抵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栲栳師當下釋然悟遂領師

同上方丈祖纔見遠曰懃兄且喜大事了畢明年命師為第一座會太平靈源赴黃龍其席既虛源薦師於舒守孫鼎臣遂命補處五祖付法衣師受而捧以示衆曰昔釋迦文佛以丈六金欄袈裟披千尺弥勒佛身佛身不長袈裟不短會麼即此樣無他樣自是法道大播政和初 詔住東都智海五年乞歸得旨居蔣山樞密鄧公子常奏 賜徽號棋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契醋知酸喫塩知鹹曰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一場懣懣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曰拶破露柱曰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王程有限曰前三三後三三又作麼生師曰六六五十六問承聞和尚親見五祖是否師曰鐵牛齧碎黃金草曰恁麼則親見五祖也師曰我與你有甚冤讎曰祇如達磨見武帝意旨如何師曰胡言易辨漢語難明曰為甚棲棲暗渡江師曰因風借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進前退後愁殺人曰

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真實之言戒妄語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夫子遊行厄在陳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終日同行非伴侶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大斧斫了手摩挲問即心即佛即不問非心非佛事如何師曰昨日有僧問老僧不對曰未審與即心即佛相去多少師曰近則千里萬里遠則不隔絲毫曰忽被學人截斷兩頭歸家穩坐又作麼生師曰你家在甚麼處曰大千沙界內一箇自由身師曰未到家在更道曰學人到這裏真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曰未為分外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花紅李花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語黃鶯鳴誰道關關祇一聲不透祖師関挾子空認山河作眼睛上堂日日日西沉日日日東上若欲學菩提擲下拄杖曰但看此模樣五祖周祥上堂去年今日時紅爐片雪飛今日去年時曹娥讀夜碑未後一句子佛眼莫能窺白蓮峯頂上紅日遠須

彌鳥啄珊瑚樹鯨吞離水犀太平家業在千古襲揚岐上堂橫拄杖曰先照後用豎起曰先用後照倒轉曰照用同時卓一下曰照用不同時汝等諸人被拄杖一口吞盡了也自是你不覺若向這裏道得轉身句免見一場氣悶其或未然老僧今日失利上堂金烏急玉兔速急急流光七月十無窮遊子不歸家縱歸祇在門前立門前立把手牽伊不肯入萬里看看寸草無殘花落地無人拾無人拾一回雨過一回濕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乃曰你尋常說黃道黑評品古今豈不是密語你尋常折旋俯仰拈匙把筯祇揖萬福是覆藏不覆藏忽然瞥地去也不可要會麼世尊有密語冬到寒食一百五迦葉不覆藏水泄不通已露藏靈利衲僧如會得一重雪上一重霜上堂十五日已前事錦上鋪花十五日已後事如海一漚發正當十五日大似一尺鏡照千里之像雖則真空絕跡其柰海印發光

任他露柱開花說甚佛面百醜何故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州以手作流水勢其僧有省
又僧問法眼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如何是不取於相見於如如
不動眼曰日出東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若也於此見得方知
道旋嵐偃嶽本來常靜江河競注元自不流其或未然不免更
為饒舌天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徧金烏飛玉兔走繞方
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波渺渺淮濟浪悠悠直入滄溟晝夜
流遂高聲曰諸禪德還見如如不動麼師室中以木散子六隻
面面皆書么字僧纔入師擲曰會麼僧擬不擬師即打出七年
九月八日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
直饒不去不住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
待十月前後為諸人注破至後月八日沐浴更衣端坐手寫數
書別故舊停筆而化闍維收靈骨設利塔於本山

舒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臨邛李氏子嚴正寡言十四圓具依
毗尼究其說因讀法華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以
問講師講師莫能答師嘆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
卷衣南游造舒州太平演禪師法席因丐於廬州偶雨足跌仆
地煩憊間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
有省及歸凡有所問演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
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禮首座禮乃以手引師之耳
繞圍爐數匝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異開發乃爾相
戲耶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慨
然曰吾持鉢方歸復叅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已事耶遂作偈
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禪師日益厚善從容言話間師曰
此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
何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

師從所勉徑趨海會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
恍然自喜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
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刀刀林鳥啼披衣終夜坐撥
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故人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
門開少人過圓悟因詣其寮舉青林般土話驗之且謂古今無
人出得你如何會師曰也有甚難悟曰祇如他道鐵輪天子寰
中旨意作麼生師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悟退語人曰且喜
遠兄便有活人句也自是隱居四面大中庵屬天下一新崇寧
萬壽寺舒守王公渙之命師開法次補龍門道望尤振後遷和
之褒禪樞密鄧公洵武奏 賜師號紫衣上堂臺山路上過客
全稀破竈堂前感恩無地雪埋庭栢冰鎖偃谿雖在南方火爐
頭不入他家壅甕裏看看臘月三十日便是孟春猶寒你等諸
人各須努力向前切忌自生退屈上堂卓拄杖曰圓明了知不

由心念抵死要道墮坑落澗畢竟如何乃倚拄杖下座上堂泡
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眼裏瞳人吹叫子達法在其中非外亦
非古六隻骰子滿盆紅大衆時人爲甚麼坐地看揚州鉢孟著
柄新翻樣牛上騎牛笑殺人上堂趙州不見南泉山僧不識五
祖甜水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上堂一葉落天下春無路尋思笑
殺人下是天上是地此言不入時流意南作北東作西動而止
喜而悲虵頭蝎尾一試之猛虎口裏活雀兒是何言歸堂去上
堂千說萬說不如親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
盲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迴絕無人處事
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上堂蘇武牧羊辱
而不屈李陵望漢樂以忘歸是在外國在本國佛諸弟子中有
者雙足越坑有者聆箏起舞有者身埋糞壤有者呵罵河神是
習氣是妙用至於擊义打地豎拂敲牀睦州一向閉門魯祖終

年面壁是為人是不為人信知一切凡夫埋沒寶藏殊不丈夫諸人何不擺拖張帆拋江過岸休更釘樁搖舫何日到家既作曹溪人又是家裏漢還見家裏事麼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黑漆桶裏黃金色問道遠乎執觸事而真如何是道師曰頂上八尺五曰此理如何師曰方圓七八寸問劫火威音前別是一壺天御樓前射獵不是刈茅田提起坐具曰這箇喚作甚麼師曰正是刈茅田僧便喝師曰猶作主在問僧孤燈獨照時如何僧無對師代曰露柱證明師聞開靜板聲乃曰據款結案師嘗題語于龍門延壽壁間曰佛許有病者當療治容有將息所也禪林凡有數名或曰涅槃見法身常住了法不生也或曰省行知此違緣皆後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命扶持色身也其實使人了生死處也多見少覺微恙便入此堂不強支吾便有補益及乎久病思念鄉閭不善退思滅除

苦本先聖云病者衆生之良藥若善服食無不瘥者也宣和初以病辭歸蔣山之東堂二年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謂其徒曰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邪且將安往乃合掌怡然趨寂門人函骨歸龍門塔于靈光臺側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歙溪汪氏子壯為道人於崇果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遂忘所知忽垂足沸湯中發明已見後祝髮蔣山依雪竇老良禪師踰二年徧歷叢林參諸名宿晚至白蓮聞五祖小參舉忠國師古佛淨瓶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頓徹法源大觀中潭帥席公震請住開福衲子景從浴佛上堂未離堯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諸禪德日日日從東畔出朝朝雞向五更啼雖然不是桃華洞春至桃華亦滿溪又道毗藍園內右脇降生七步周行四方目顧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大似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

珠還知落處。庶若知落處。方為孝子順孫。苟或未然。不免重下註脚。良久曰。天生伎倆。能奇怪。末上輪他弄一場。示衆云。秋日耀長空。秋江浸虛碧。傷嗟門外人。處處尋弥勒。驀路忽擡頭。相逢不相識。諸禪德。既是相逢。為甚麼。却不相識。剪盡霜前竹。臨谿不化龍。上堂徧界。不曾藏。通身無影像。相逢莫訝太愚痴。曠劫至今無伎倆。無伎倆。少人知。大抵還他肌骨好。何須臨鏡畫蛾眉。上堂摩竭正令未免。崎嶇少室。垂慈早傷風骨。腰囊挈錫。孤負平生煉行。灰心遞相鈍。置爭似春兩晴。春山青白雲三片。四片黃鳥一聲兩聲。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雖巧。畫難成。直饒便恁麼。猶自涉途程。且不涉途程。一句作麼。生道人從汴州來。不得東京信。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人天合掌曰。出水後如何。師曰。不礙往來看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曰。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用。曰。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曰。領取鈎頭意。莫

認定盤星曰。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大悲不展手。通身是眼睛。曰。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政和三年十一月四日。淨髮沐浴。次日齋罷。小參。勉衆行道。辭語誠切。期初七示寂。至日。兩時跏趺而逝。闍維。獲舍利五色。歸藏于塔。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後名閻之玉山。大儒趙公約仲之子也。十歲病甚。母禱之感。異夢捨令出家。師成都大慈寶生院宗。裔元祐三年。通經得度。留講聚有年。而南下首參永安慧禪師。於臨濟三頓棒。話發明。次依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謁祖。祖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進前。退後。聖指擎拳。繞禪牀。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倆。祇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汝見處。師茫然。退參三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即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師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即好。祇

是未曾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一被過始
得及至彼祖便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南泉斬貓
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凝滯至
子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却如何祖曰此不是則
和前面皆不是師曰望和尚慈悲指示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
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門便
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一轉語教子胡結舌老僧鈴口便
是你了當處次日入室師默啓其說祖笑曰不道你不是千了
百當底人此語祇似先師下底語師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祖
曰不然老僧雖承嗣他謂他語拙蓋祇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
也如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纔
見語拙即不堪師以為不然乃曳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
祖濟輩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得

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說而今而後佛祖祕要諸方關
鍵無逃子掌握矣遂創南堂以居之於是名冠寰海成都帥席
公旦請開法嘉祐末幾徙昭覺遷能仁及大隨上堂君王了了
將帥惺惺一回得勝六國平寧上堂舉臨濟參黃檗之語白雲
端和尚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
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大隨即不然行年七十老躡踵眼
目精明耳不聾忽地有人欺負我一拳打倒過關東上堂問答
已乃曰有祖已來時人錯會祇將言句以為禪道殊不知道本
無體曰體而得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祇如適來上座纔恁
麼出來便恁麼歸衆且道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纔恁麼出來
眼在甚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便恁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個
儻分明則知二祖禮拜依位而立真得其髓祇這些子是三玄
諸佛命根六代祖師命脉天下老和尚安身立命處雖然如是

須是親到始得上堂自己田園任運耕祖宗基業力須爭悟須
千聖頭邊坐用向三塗底下行僧問祖師心印請師直指師曰
你聞熟麼曰聞師曰且不聞寒曰和尚還聞熟否師曰不聞曰
為甚麼不聞師搖扇曰為我有這箇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
曰活捉魔王鼻孔穿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中心樹子屬
吾曹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一釣三山連六鰲曰如何是
人境俱不奪師曰白日騎牛穿市過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
曰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好曰如何是蓮華師曰好僧禮拜師
曰與他三箇好萬事一時休問藏天下於天下即不問乃舉拳
曰祇如這箇作麼生藏師曰有甚麼難曰且作麼生藏師曰衫
袖裏曰未審如何是紀綱佛法底人師曰不可是鬼曰忽遇殺
佛殺祖底來又作麼生支遣師曰老僧有限不曾見問學人乍
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喫飯莫教放在腦後曰終日喫時

未嘗喫師曰負心袖子不識好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
這箇壞也無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進前鞠躬曰不審師曰
是壞不壞僧無語問如何是山裏禪師曰庭前嫩竹先生笋澗
下枯松長老枝曰如何是市裏禪師曰六街鐘鼓韻夔夔即處
鋪金世界中曰如何是村裏禪師曰賊盜消亡蚕麥熟謳歌鼓
舞樂昇平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問得甚當曰便恁麼去
時如何師曰答得更奇問曰山見水見水忘山山水俱忘理歸
何所師曰山僧坐却舌頭天地黥黑有不老宿垂語云十字街
頭起一間茅廁祇是不許人倚僧舉以扣師師曰是你先倚了
更教甚麼人倚宿聞焚香遙望大隨再拜謝之紹興乙卯秋七
月大雨雪山中有異象師曰吾期至矣十七日別郡守以次越
三日示少恙於天彭二十四夜謂侍僧曰天曉無月時如何僧
無對師曰倒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翌日還棚口解院留遺誠蛇

然示寂門弟子奉全身歸煙霧四合猿鳥悲鳴茶毗異香徧野
舌本如故談利五色者不可計瘞于定光塔之西後住天童天
目文禮作師畫像贊可補行實之缺回併錄此贊曰東山一會
人唯他不啣啣別處著閑房叢林難講究加水潭虵出驚人鈍
鐵鍋雞啼白晝雜劇打來全火祇候晚歲放踈慵却與俗和同
勤巴子使人勘驗擲香貼便顯家風定光無佛枉費羅籠臨行
搖鐸向虛空那知喪盡白雲宗

漢州無爲宗泰禪師涪城人自出關徧遊叢社至五祖告香日
祖舉趙州洗鉢盂詰俾參洎入室舉此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伊
道甚麼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盂去嚮祖曰你祇知路上事不
知路上滋味師曰既知路上事路上有甚滋味祖曰你不知邪
又問你曾游浙否師曰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不
談對祖一日陞堂顧衆曰八十翁翁輓繡襪便下座師欣然出

衆曰和尚試觀

一輓看祖以手作打伏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已

歌曰豆子山打瓦鼓揚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綰二

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師聞大悟掩祖口曰祇消唱到
這裏祖大笑而歸師後還蜀四衆請開法無爲遷正法上堂此
一大事因緣自從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
分付摩訶大迦葉以後燈燈相續祖祖相傳迄至于今綿綿不
墜直得遍地生華故號涅槃妙心亦曰本心亦曰本性亦曰本
來面目亦曰第一義諦亦曰爍迦羅眼亦曰摩訶大般若若在男
曰男在女曰女汝等諸人但自悟去這般盡是閑言語遂拈起
拂子曰會了喚作禪未悟果然難難難目前隔箇須彌山悟了
易易易信口道來無不是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阿誰教你恁麼
問僧擬議師曰了

蘄州五祖表自禪師懷安人也初依祖最久未有省時圓悟爲

座元師往請益悟曰兄有疑處試語我師遂舉德山小參不答
話問話者三十棒悟曰禮拜者我作得你師舉話尚不會師作
禮竟悟令再舉前話師曰德山小參不答話悟掩其口曰但恁
麼看師出揚聲曰屈屈豈有公案祇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
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曰靜坐體究及句頓釋
所疑詣悟禮謝悟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詣方丈祖迦笑自爾
日深玄奧祖將歸寂遺言郡守守命嗣其席袖子四至不可過
師榜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若人道得即掛搭袖子皆披靡一
日有僧携坐具徑造丈室謂師曰某甲道不得祇要挂搭師大
喜呼維那於明窓下安排上堂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時人祇知
拈華微笑要且不識立尊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荆棘
林中舞柘枝曰如何是佛師曰新生孩子擲金盃

新州龍華道初禪師梓之馬氏子為祖侍者有身住龍華日上

堂曰雞見便闕犬見便齧疑上鷓鴣終日相對為甚麼却不噴
便下座師機辯峻捷門人罔知造詣一日謂眾曰昨日離城市
白雲空往還松風清耳目端的勝人間召眾曰此是先師未後
句有頃我然而逝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本郡郭氏子於乾明寺剃染編扣禪衲晚
謁五祖聞舉首山荅西來意語倏然契悟述偈曰顛倒顛顛倒
顛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無端回頭不覺布衫穿相見乃
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麼生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
悅久之辭歸住清溪次遷九頂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曰既是
太像因甚麼肩負兩楹師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觀觀音像又
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師曰家富小兒嬌守乃禮敬勤老宿至
師問舞劍當啣時如何曰伏惟尚饗師詎曰老賊死去你問我
勤理前語問之師又手揖曰拽破紹興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得

微疾書偈遺衆曰木人備舟鐵人備馬丙丁童子穩穩登喝散
白雲歸去也竟爾趨寂

元禮首座閩人也受業焦山初參演和尚於白雲凡入室必謂
曰衲僧家明取緇素好師疑之不已一日演陞堂舉首山新婦
騎驢阿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麼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
吒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同門出入宿世冤家師於言下豁如且
曰今日緇素明矣二年演遷席祖山命分座不就演歸寂即他
往崇寧間再到五祖僧問五祖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有眼無
耳朶六月火邊坐曰意旨如何師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
或問金剛經云一切善法如何是法師曰上是天下是地中間
坐底坐立底立喚甚麼作善法僧無對即便打後終於四明之
瑞巖

普融知藏福州人也至五祖入室次祖舉倩女離魂話問之有

契呈偈曰二女合爲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後來往返絕蹤
由行人莫問來時路凡有鄉僧來謁則發闍音誦俚語曰書頭
教娘動作息書尾教娘莫瞌睡且道中間說箇甚麼僧擬對師
即推出

法闍上座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問不與萬法爲侶
者是甚麼人曰法闍即不然祖以手指曰住住法闍即不然作
麼生師於是啓悟後至東林宣密度禪師席下見其得平實之
旨一日拈華繞度禪牀一匝背手挿香爐中曰和尚且道意作
麼生度屢下語皆不契踰兩月遂問師令試說之師曰其祇將
華挿香爐中和尚自疑有甚麼事來

雲蓋本禪師法嗣

潭州南嶽承天院自賢禪師僧問大衆已集仰聽雷音視座既
登請師剖露師曰刹竿頭上翻筋斗曰恁麼則嶽麓山前祥霧

起祝融峰下瑞雲生師曰紫羅帳裏璨真珠上堂拈拄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擊禪牀一下曰與君打破精靈窟簸土揚塵無處尋千山萬山空突兀復擊一下曰歸堂去參上堂一身高隱惟南嶽自笑孤雲未是閑松下水邊端坐者也應隨例說居山出上堂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為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欲言言不及林下却商量

琅邪起禪師法嗣

俞道婆金陵人也市油糞為業常隨眾參問琅邪邪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華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糞盤投地夫傍睨曰你顛邪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琅邪邪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真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人六臂三頭努力噴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

流水不知春由是聲名藹著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即掩門佛燈珣禪師往勘之婆見如前所問珣曰爺在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即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曰兒兒來惜你則箇珣竟不顧安首座至婆問甚處來安曰德山婆曰德山忝乃老婆兒子安曰婆是甚人兒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曰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頭分明祇道得一半 南嶽下十五世 昭覺勤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宣城奚氏子夙有英氣年十二入鄉校一日因與同窓戲以硯投之悞中先生帽償金而歸曰大丈夫讀世間書曷若究出世法即詣東山慧雲院事慧齊年十七薙髮具毗尼偶閱古雲門錄恍若舊習往依廣教理禪師棄游四方從曹洞諸老宿既得其說去登寶峰謁湛堂準禪

起祝融峰下瑞雲生師曰紫羅帳裏璨真珠上堂拈拄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擊禪牀一下曰與君打破精靈窟簸土揚塵無處尋千山萬山空突兀復擊一下曰歸堂去參上堂一身高隱惟南嶽自笑孤雲未是閑松下水邊端坐者也應隨例說居山出上堂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為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欲言言不及林下却商量

琅邪起禪師法嗣

俞道婆金陵人也市油糞為業常隨眾參問琅邪邪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華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糞盤投地夫傍睨曰你顛邪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琅邪邪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真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人六臂三頭努力噴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

流水不知春由是聲名藹著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即掩門佛燈珣禪師往勘之婆見如前所問珣曰爺在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即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曰兒兒來惜你則箇珣竟不顧安首座至婆問甚處來安曰德山婆曰德山忝乃老婆兒子安曰婆是甚人兒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曰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頭分明祇道得一半 南嶽下十五世 昭覺勤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宣城奚氏子夙有英氣年十二入鄉校一日因與同窓戲以硯投之悞中先生帽償金而歸曰大丈夫讀世間書曷若究出世法即詣東山慧雲院事慧齊年十七薙髮具毗尼偶閱古雲門錄恍若舊習往依廣教理禪師棄游四方從曹洞諸老宿既得其說去登寶峰謁湛堂準禪

師堂一見異之俾侍中祓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堂訶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為所知障堂疾革囑師曰吾去後當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勵師堂卒師趨謁無盡居士求堂塔銘無盡門庭高少許可與師一言相契下榻延之名師庵曰妙喜洎後再謁且囑令見圓悟師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雖然動相不生却坐在淨躰躰處悟謂曰也不易你得到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為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須信有這箇道理遂令居擇木堂為不釐務侍者日同士大夫入室擇木處勵悟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悟便曰是不是不是經半載遂問悟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

這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荅師曰和尚當時須對衆問如今說亦何妨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遂舉數因緣詰之師酬對無滯悟曰始知吾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篋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右丞相呂公舜徒奏 賜紫衣佛日之號會女真之變其酋欲取禪僧十數人師在選得免趨吳虎止度夏因閱華嚴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洞曉向所請問湛堂殃崛摩羅持鉢至產婦家因緣時圓悟 詔住雲居師往省覲至山次日即請為第一座時會中多龍象以圓悟久虛座元俟師之來頗有不平之心及冬至秉拂昭覺元禪師出衆問云眉間挂劔時如何師曰血濺梵天圓悟於座下以手約云住住問得極好荅得更奇

元乃歸衆叢林由是改觀園悟歸蜀師於雲居山後古雲門舊址創菴以居學者雲集久之入閩結茅於長樂洋嶼從之得法者十有三人又徙小溪雲門庵後應張丞相魏公浚徑山之命開堂日僧問人天普集選佛場開祖令當行如何舉唱師云鈍鳥逆風飛曰徧界且無尋覓處分明一點座中圓師曰人間無水不朝東復有僧競出師約住云假使大地盡末爲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長老咳嗽一聲一時答了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開熱門庭即得正眼觀來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

下一點也用不著况復勾章棘句展弄詞鋒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他先聖恁麼告報如國家兵器豈得已而用之本分事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大似無夢說夢好肉剗瘡檢點將來合喫拄杖只今莫有下得毒手者麼若有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如無倒行此令去也驀拈拄杖云橫按鑊錘金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卓拄杖喝一喝便下座道法之盛冠于一時衆二千餘皆諸方俊又侍郎張公九成亦從之游灑然契悟一日因議及朝政與師連禍紹興辛酉五月毀衣牒屏居衡陽乃哀先德機語間與拈提離爲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凡十年移居梅陽又五年高宗皇帝特恩放還明年春復僧伽梨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後奉朝

元乃歸衆叢林由是改觀園悟歸蜀師於雲居山後古雲門舊址創菴以居學者雲集久之入閩結茅於長樂洋嶼從之得法者十有三人又徙小溪雲門庵後應張丞相魏公浚徑山之命開堂日僧問人天普集選佛場開祖令當行如何舉唱師云鈍鳥逆風飛曰徧界且無尋覓處分明一點座中圓師曰人間無水不朝東復有僧競出師約住云假使大地盡末爲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長老咳嗽一聲一時答了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鬧熱門庭即得正眼觀來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

下一點也用不著况復勾章棘句展弄詞鋒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他先聖恁麼告報如國家兵器豈得已而用之本分事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大似無夢說夢好肉剜瘡檢點將來合喫拄杖只今莫有下得毒手者麼若有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如無倒行此令去也驀拈拄杖云橫按鑊錘金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卓拄杖喝一喝便下座道法之盛冠于一時衆二千餘皆諸方俊又侍郎張公九成亦從之游灑然契悟一日因議及朝政與師連禍紹興辛酉五月毀衣牒屏居衡陽乃哀先德機語間與拈提離爲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凡十年移居梅陽又五年高宗皇帝特恩放還明年春復僧伽梨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後奉朝

命居育王逾年有旨改徑山道俗歆慕如初 孝宗皇帝爲普
安郡王時遣內都監入山謁師師作偈爲獻及在逮邸復遣內
知容詣山供五百應真請師說法祝延 聖壽親書妙喜庵三
字并製贊寵寄之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目緣時節若至
其理自彰舉起拂子曰還見麼擊禪床曰還聞麼聞見分明是
箇甚麼若向這裏提得去 皇恩佛恩一時報足其或未然徑
山打葛藤去也復舉起拂子曰看看無量壽世尊在徑山拂子
頭上放大光明照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
中轉大法輪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其中若凡若聖若正若邪
若草若木有情無情遇斯光者皆獲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諸佛
於此得之具一切種智諸大菩薩於此得之成就諸波羅密辟
末獨覺於此得之出無佛世現神通光明諸聲聞衆洎夜來迎
請五百阿羅漢於此得之得八解脫具六神通天人於此得之

增長十善修羅於此得之除其憍慢地獄於此得之頓超十地
餓鬼傍生及四生九類一切有情於此得之隨其根性各得受
用無量壽世尊放大光明作諸佛事已竟然後以四大海水灌
彌勒世尊頂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當於補處作大佛
事無量壽世尊有如是神通有如是自在有如是威神到這裏
還有知息報息者麼若有出來與徑山相見爲汝證明如無聽
取一頌十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即其舌抵憑此口與舌頭
祝吾 君壽無間歇億萬斯年注福源如海滉漾永不竭師子
窟內產後猊鷲驚定出丹山穴爲瑞爲祥遍九垓草木昆蟲盡
權悅稽首不可思議事喻若衆星拱明月故今宣暢妙伽陀第
一義中真實說上堂祖師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
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大小祖師却
作座主見解徑山即不然眼不自見刃不自割喫飯濟饑飲水

定渴臨濟德山特地迷枉費精神施棒喝除却棒拈却喝孟八
郎漢如何止過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德山棒臨濟喝
今日爲君重拈掇天何高地何闊休向糞掃堆上更添搥換
却骨洗却腸徑山退身三步許你諸人商量且道作麼生商量
擲下拄杖喝一喝曰紅粉易成端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郎上堂
正月十四十五爨徑椎鑼打鼓要識祖意西來看取村歌社舞
上堂久雨不曾晴豁開天地清祖師門下事何用更施呈上堂
舉圓通秀禪師示衆曰少林九年冷坐剛被神光覷破如今玉
石難分祇得麻纏紙裹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若是明眼人何
須重說破徑山今日不免狗尾續貂也有些子老胡九年話墮
可惜當時放過致令默照之後鬼窟長年打坐這一箇那一箇
更一箇雖然苦口叮嚀却似樹頭風過結夏上堂文殊三處安
居誌公不是閑和尚迦葉欲行正令未免眼前見鬼且道徑山

門下今日事作麼生下座後大家觸禮三拜上堂僧問有麼有
麼庵主豎起拳頭還端的也無師便下座歸方丈上堂水底泥
牛嚼生鐵橋梵鉢提咬著舌海神怒把珊瑚鞭須彌燈王痛不
徹上堂纔方八月中秋又是九月十五卓拄杖曰唯有這箇不
遷擲拄杖曰一衆耳聞目覩圓悟禪師忌師拈香曰這箇尊慈
平昔強項氣壓諸方逞過頭底顛預用格外底儻侗自言我以
木榧子換天下人眼睛殊不知被不孝之子將斲賢索穿却鼻
孔索頭既在徑山手裏要教伊生也由徑山要教伊死也由徑
山且道以何爲驗遂燒香曰以此爲驗僧問達磨西來將何傳
授師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曰如何是籠入細師曰香水海
裏一毛孔曰如何是細入麤師曰一毛孔裏香水海問古鏡未
磨時如何師曰火不待日而熱曰磨後如何師曰風不待月而
涼曰磨與未磨時如何師曰交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

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意作麼生師曰釘釘膠黏問
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
請師速道師曰脫殼烏龜飛上天問高揖釋迦不拜弥勒時如
何師曰夢裏惺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前百文曰不
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祇如後百丈
道不昧因果爲甚麼脫野狐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或有人
問徑山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未審和尚向他道甚麼師
曰向你道逢人但恁麼舉問明頭來時如何師曰頭大尾顛織
曰暗頭來時如何師曰野馬嘶風蹄撥刺曰明日大悲院裏有
齋又作麼生師曰雪峰道底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時如何師曰親言出親口曰未審如何受持師
曰但恁麼受持決不相賺問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時如
何師曰五味饋秤鎚問心佛俱忘時如何師曰賣扇老婆手遮

日問教中道塵塵說刹刹說無間歇未審以何爲古師拍禪床
右角一下僧曰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也師拍禪床左角一
下僧曰也知今日令不虛行師曰識甚好惡師室中間僧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僧曰領師曰領你屋裏七代先
靈僧便喝師曰適來領而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甚
麼事僧無語師打出僧請益夾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喝僧茫然
師曰你問甚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師纔見僧入便曰不是出
去僧便出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次一僧入師亦曰不
是出去僧却近前師曰向你道不是更近前覓箇甚麼便打出
復一僧入曰適來兩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嗟一聲僧問措師
打曰却是你會老僧意問僧我前日有一問在你處你先前日
會我了也即今因甚麼瞌睡僧曰如是如是師曰道甚麼僧曰
不是不是師連打兩棒曰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不是舉竹

篋問僧曰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
語速道速道僧曰請和尚放下竹篋即與和尚道師放下竹篋
僧拂袖便出師曰侍者認取這僧著又舉問僧僧曰籠裏怕走
却籠那師下禪牀擒住曰此是誰語速道僧曰實不敢謾昧老
師此是竹菴和尚教某恁麼道師連打數棒曰分明舉似諸方
師年邁求解辛巳春得有退居明月堂隆興改元一夕星殞于
寺西流光赫然尋示微恙八月九日學徒問安師勉以弘道徐
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奏又貽書辭紫巖居士侍僧了
賢請偈復大書曰生也抵恁麼死也只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
麼熱大擲筆委然而逝平明有蛇尺許腰首白色伏于龍王井
欄如義服者乃龍王示現也四衆哀號 皇帝聞而歎惜上製
師真贊曰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丞相以次
示者沓來門弟子塔全身於明月堂之側壽七十有五夏五

十有八 詔以明月堂爲妙喜庵謚曰普覺塔名寶光溥熙初
賜其金錄八十卷隨大藏流行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和之含山人也九歲謝親居佛慧院踰
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荷包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圓
悟語至者師讀之嘆曰想醉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
快第恨未聆警欬耳遂由寶峰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禪師次
謁圓悟一日入室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
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
叱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尋俾掌藏教有
問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我悟曰瞌睡虎耳後歸已位
城西開聖建炎之擾乃結廬銅峰之下郡守李公光延居彰教
次徙虎丘道大顯著因追繹白雲端和尚立祖堂故事乃曰爲
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其像以奉安之上堂曰

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壑直饒風吹不入水洒
不著檢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
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拉拉杖劃一
劃云劃斷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笑且道笑箇甚
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
出難辨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聞覺知
雖然如是也須踏著他向上關捩子始得所以道羅籠不肯住
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歛念樓閣
門開寸步不移百城俱到驀拈拄杖劃一劃云路逢死地莫打
殺無底籃子盛將歸上堂曰百鳥不來春又暄凭欄溢目水連
天無心還似今宵月照見三千與大千上堂摩竭陀國親行此
令拈拄杖卓一下曰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僧問爲國開堂
一句作麼生道師曰一願 皇帝萬壽二願重臣千秋曰祇如

生佛未興時一著落在甚麼處師曰吾常於此切切曰官不容針
更借一問時如何師曰踞虎頭收虎尾曰中間事作麼生師曰
草繩自縛漢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曰幾行
巖下路少見白頭人問九旬禁足意旨如何師曰理長即就曰
祇如六根不具底人還禁得也無師曰穿過鼻孔曰學人今日
小出大遇師曰降將不斬曰恁麼則和尚放某甲逐便也師曰
停囚長智問雪峰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添桶
不會打鼓普請看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一畝之地三蛇九鼠曰
乞師再垂指示師曰海口難宣問如何是大道真源師曰和泥
合水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截斷草鞋跟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蛇頭生角問古人到這裏因甚麼不肯住師曰老僧也
恁麼曰忽然一刀兩段時如何師曰平地神仙問萬機休罷千
聖不鵝時如何師曰未足觀光曰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獨坐

大雄峰紹興丙辰示微疾而逝塔全身於寺之西南隅
慶元府育王山佛智端裕禪師吳越王之裔也六世祖守會稽
因家焉師生而岐嶷眉目淵秀十四駮烏於大善寺十八得度
受具往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師
忽微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穎邁見推晚見圓悟
於鍾年一日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即今是滅
不滅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悟擊之
師頓去所滯侍悟居天寧命掌記室尋分座道聲藹著京西憲
請開法丹霞次遷虎丘徑山謝事徇平江道俗之請庵于西華
閱數稔 勅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陶中賢沙壽山西
禪復被 旨補靈隱 慈寧皇太后幸韋王第 召師演法
賜金襴袈裟乞歸西華舊隱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命上堂曰
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

出沒若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拄杖卓
一下喝一喝曰祇這箇何似生若喚作捧喝瞌睡未惺不喚作
捧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上堂
盡大地是沙門眼徧十方是自己光爲甚麼東弗于逮打鼓西
瞿耶尼不聞南瞻部洲點燈以鬱單越暗坐直饒向箇裏道得
十全猶是光影裏活計撼拂子曰百雜碎了也作麼生是出身
一路擲下拂子曰參上此一動則影現覺則冰生直饒不動不覺
猶是秦時轆轤鑽到這裏便須干差密照萬戶俱開毫端撥轉
機輪命脉不沈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動若星飛有時動覺
俱忘有時照用自在且道正恁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
區不得出底麼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上堂曰行時絕行跡
說時無說踐行說著到則槩生招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
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猶滯殼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

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啗啄不隨處埋身且總
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刹刹塵塵是要津上堂曰易填巨壑
難滿漏卮若有操持了無難易拈却大地寬綽有餘放出纖毫
礙塞無路忽若不拈不放向甚麼處履踐同誠共休咸飲水亦
須肥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你是田庫奴曰如何是賓中主
師曰相逢猶莽鹵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劍氣樂愁雲曰如何
是主中主師曰敲骨打髓師蒞衆色必凜然寢食不肯衆唱道
無倦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
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其地
光終夕得設利者無計踰月不絕黃冠羅肇常平日問道
適外歸獨無所獲道念勤切方與客食咀噍聞若有物吐
設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闍維所聞香
塵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分塔於鄧峰西

華謚大悟禪師

潭州大瀉佛性法泰禪師漢州李氏子僧問理隨事變該萬有
而一片虛凝事逐理融等千差而咸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師
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萬象森羅曰如何是理事
無礙法界師曰東西南北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上下
四維上堂推真真無有相窮妄妄無有形真妄兩無所存廓然
露出眼睛眼睛既露見箇甚麼曉日爍開巖畔雪朔風吹綻臘
梅華上堂寶劍拈來便用豈有遲疑眉毛剔起便行更無回互
一切處騰今煥古一切處截斷羅籠不犯鋒鎗亦非顧鑑獨超
物外則且置萬機喪盡時如何八月秋何處熱上堂涅槃無異
路方便有多門拈起拄杖曰看看山僧拄杖子一口吸盡西江
水東海鯉魚躡跳上三十三天帝釋忿怒把須彌山一搥粉碎
堅牢地神合掌讚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以拄杖擊禪

床下座上堂達得人空法空未稱祖佛家風體得全用全照亦
非衲僧要妙直須打破空關識取向上一竅如何是向上一竅
春寒料峭凍殺年少上堂今朝正月已半是處燈火繚亂滿城
羅綺駢闐交互往來遊翫文殊走入鬧籃中普賢端坐高樓看
且道觀音在甚麼處震天推盡鼓聒地奏笙歌上堂渺渺邈邈
十方該括坦坦蕩蕩絕形絕相目欲眎而睛枯口欲談而詞喪
文殊普賢全無伎倆臨濟德山不妨提唱龜吞陝府鐵牛蛇齧
嘉州大像嚇得東海鯉魚直至如今肚脹喜上堂火雲燒田苗
泉源絕流注娑竭大龍王不知在何處以拄杖擊禪牀曰在這
裏看看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老僧更爲震雷聲助發威光令遠
布乃高聲曰闍弄闍弄上堂開口有時非開口有時是麤言及
細語皆歸第一義釋迦老子碗鳴聲達磨西來屎臭氣唯有山
河水牯牛身放毫光照天上堂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是甚麼

語話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料掉沒交涉智慧愚痴通爲般若顯
預佛性菩薩外道所成就法皆是菩提猶較些子然雖如是也
是楊廣失駱駝上堂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咄傳大士不識
好惡以昭昭靈靈教壞人家男女被誌公和尚一喝曰大士莫
作是說別更道看大士復說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
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誌公呵呵大笑曰前頭猶似可末後更
愁人上堂憶昔游方日獲得二種物一是金剛鋤一是千聖骨
持行宇宙中氣岸高突兀如是三十年用之爲准則而今年老
矣一物知何物擲下金剛鋤擊碎千聖骨拋向四衢道不能更
惜得任意過浮生指南將作北呼龜以爲鼈喚豆以爲粟從他
明眼人笑我無繩墨

台州護國此庵景元禪師永嘉楠溪張氏子年十八依靈山希
拱圓具後習台教三禩棄謁圓悟於鍾阜因僧讀死心小叅語

云既迷須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後無
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聞而疑即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
大徹繼而執侍機辨逸發圓悟目為聳頭元侍者遂自題肖像
付之曰生平只說聳頭禪撞著聳頭如鐵壁脫却羅籠截脚跟
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後漢刀刀木金剛摧碎窠窟他時要
識圓悟面一爲渠儂併拈出圓悟歸蜀師還浙東鏗彩埋光不
求聞達括蒼守耿公延禧亭問道於圓悟因閱其語錄至題了
像得師爲人乃致開法南明山遣使物色至台之報恩獲於衆
寮迫其受命方丈古公乃靈源高弟聞其提唱亦深駭異僧問
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八十翁翁
半鐵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即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
弥頂上浪翻空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是甚麼物師曰無孔金
錘曰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思力也師曰莫妄想問三世諸佛說

不盡底句請師速道師曰眨上眉毛問昔年三平道場重興是
日圓悟高提祖印始自師傳如何是臨濟宗師曰殺人活人不
眨眼曰目前抽顧鑑領略者還稀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頂門三
眼耀乾坤曰未舉先知未言先見如何是滌仰宗師曰推不向
前約不退後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如何是法眼宗師曰箭鋒
相直不相饒曰建化何妨行鳥道回途復妙顯家風如何是曹
洞宗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曰向上還有路也無師曰
有曰如何是向上路師曰果沒漫地僧便喝師曰貪他一粒粟
失却半年糧上堂威音王已前這一隊漢錯七錯八威音王已
後這一隊漢落二落三而今這一隊漢坐立儼然且道是錯七
錯八落二落三還定當得出麼舉拂子曰吽吽浴佛上堂這釋
迦老子初生下來便作箇笑具一手拍天一手拍地云天上天
下唯我獨尊後來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

寧却貴圖天下太平尚有人不肯放過却道讚祖須是雲門始
得且道那裏是贊他處莫是一棒打殺處是麼且喜沒交涉今
日南明乍此住持祇得放過若不放過盡大地人並皆乞命始
得如今事不獲已且同大眾向佛殿上每人與他一杓何故豈
不見道乍可違條不可越例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上堂野干鳴
師子吼張得眼開得口動南星蹉北斗大眾還知落處麼金剛
塔下蹲神龜火裏走師退居西山耿龍學請就淨光陞座靈峰
古禪師舉白雲見楊歧歧令舉茶陵悟道頌公案請師批判師
乃曰諸禪德楊歧大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白雲悟去聽事不
真喚鐘作甕檢點將來和楊歧志漢都在架子上將錯就錯若
是南明即不然我有明珠一顆切忌當頭蹉過雖然覲面相呈
也須一錘打破舉拂子曰還會麼碁逢敵手難藏幸詩到重吟
始見功師示疾請西堂應庵華禪師為座元付囑院事示訓如

常俄握拳而逝茶毗得五色舍利齒舌右拳無少損塔于寺東
劉阮洞前壽五十三

福州玄沙僧昭禪師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道彌勒
在甚麼處良久曰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

平江府南峰雲辯禪師本郡人依闡之瑞峰章得度故里謁穹
窿圓忽有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
辭扣諸席後叅圓悟值入室纔踵門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
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曰師若搔頭弟子擺尾悟曰你
試擺尾看師翻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住後僧問如何是
奪人不奪境師曰霸王到烏江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築
壇拜將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萬里山河獲太平曰如何
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曰向上還有事也無
師曰當面蹉過曰真箇作家師曰白日鬼迷人一日入城與道

俗行至十部巷有問巷在這裏十郎在甚處師奮臂曰隨我來
臨安府靈隱慧遠佛海禪師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藥師院宗
辯為僧詣大慈聽習棄依靈巖微禪師微有省會圓悟復領昭
覺師即之聞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因緣師
忽頓悟仆於衆衆掖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參師出問曰
淨裸裸空無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
七珍八寶一時拏師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悟曰機不離位墮在
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床云突得棒也未師又喝悟
連喝兩喝師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牾圓悟順寂師即
東下婁遷名引由虎丘奉 詔住臯亭崇先復被 旨補靈隱
孝廟 召對 賜佛海禪師上堂新歲有來由烹茶上酒樓一
雙為兩脚半箇有三頭突出神難辨相逢鬼見愁倒吹無孔笛
促拍舞涼州吹上堂好是仲春漸暖那堪寒食清明萬疊雲山

翠一天風月良隣在處華紅柳綠湖天浪穩風平山禽枝上
語諄諄再三瑣瑣碎碎囑付叮叮嚶嚶你且道他叮嚶囑付箇
甚麼卓拄杖日記取明年今日依舊寒食清明上堂舉僧問睦
州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曰昨日
栽茄子今朝種冬瓜師曰問者善問不解答者善答不解問
山僧今日向饑鷹爪下奪肉猛虎口裏橫身為你諸人說箇樣
子登壇道士羽衣輕呪力雖窮法轉新拊指破開天地閣蛇頭
顛落鬼神驚僧問十二時中教學人如何用心師曰蘸雪喫冬
瓜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木杓頭邊鎌切菜曰莫便是和
尚為人處也無師曰研槌捺鉢既問即心即佛時如何師曰頂
分了角曰非心非佛時如何師曰耳墜金鐶曰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又作麼生師曰禿頂修羅舞柘枝問東山水上行意旨
如何師曰初三十一不用擇日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麼出

女子定不得師曰擔頭不挂針問昔有一秀才作無鬼論論成
有一鬼叱曰爭奈我何意作麼生師以手斫額曰何似生曰郎
如五祖以手作鵜鳩嘴曰谷呱呱又且如何師曰自領出去問
庵內人爲甚麼不知庵外事師曰拄杖橫挑鐵蒺藜問不與萬
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脚踏轆轤一日鳴鼓陞堂師潛坐帳
中侍僧尋之師忽撥開帳曰祇在這裏因甚麼不見僧無對師
曰大斧斫三門問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僧
曰天台普請南嶽游山師別曰阿耨達地深四十丈闊四十丈
乙未秋示衆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開處莫出頭冷地著
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各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
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
是正月半都下喧傳而疑之明年忽感微疾果以上元揮偈安
坐而化偈曰拗折秤鎚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鷗飛不度留七日

顏色不異塔全身於寺之烏峯

台州鴻福子文禪師上堂不昧不落作麼會會得依前墮野狐
一夜涼風生畫角滿缸明月泛江湖

成都府正法建禪師上堂免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
如嶽針鋒上師子翻身藕竅中大鵬展翼等閑突過吐俱盧日
月星辰一時黑

建康府華嚴密印安民禪師嘉定府朱氏子初講楞嚴於成都
爲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與勝禪師爲友因造焉聞悟小
叅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
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師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
講何經師曰楞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辨見畢竟心在
甚麼處師多呈藝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
已彰會偈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

彩已彰師聞而有省遂求印證悟示以本色紺鏡師則罔措一
日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悟諾師曰尋常拈槌豎拂豈
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
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
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朗離諸名相師
於言下釋然悟出蜀居夾山師罷講侍行悟為衆夜參舉古帆
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
栢樹子師即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
海投於一滴悟笑曰柰這漢何未幾令分座悟說偈曰休誇四
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叅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
潭七年往返游昭覺三載翱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華
叢裏現優曇後謁佛鑑於蔣山鑑問佛果有不曾亂為人說底
句曾與你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鑑震聲曰不是這箇道理師曰

無人奪你盞茶袋叫作甚麼鑑曰佛果若不為你說我為你說
師曰和尚疑時退院別叅去鑑呵呵大笑師未幾開法保寧遷
華藏旋里領中峯上堂衆賣華弓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筭
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弓翠鵲中可笑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峯
赴壑避溺投火爭如隨分到尺八五分鑿頭邊討一箇半箇雖
然如是保寧半箇也不要何故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冬至
上堂舉玉泉皓和尚云雪雪片片不别下到臘月再從來年正
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依前不歇凍
殺餓殺免教胡說亂說師曰不是罵人亦非贊嘆高出臨濟德
山不似雲居羅漢且道玉泉意作麼生良久曰但得雪消去自
然春到來師後示寂於本山闍維設利頗賸細民穴地尺許皆
得之尤光明瑩潔心舌亦不壞

成都府昭覺徹庵道元禪師綿州鄧氏子幼於降寂寺圓具東

游謁大別道禪師因看廓然無聖之語忽尔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裏道譽之往參佛鑑佛眼蒙賞識依圓悟於金山以所見告悟弗之許悟被詔住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鯁骨之物未去爲疑會悟問叅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高次問師汝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師擬荅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師即徹證圓悟以拳擊之師拊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師曰毒拳未報未劫不忘悟歸昭覺命首衆悟將順世以師繼席焉

臨安府中天竺伽堂中仁禪師洛陽人也少依東京奉先院出家宣和初賜牒於慶基殿落髮進具後往來三藏譯經所諦窮經論特於宗門未之信時圓悟居天寧凌晨謁之悟方爲衆入室師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究離經一字即同魔說速道速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即大悟留

天寧由是師資契合請問無間後開法大覺遷中天竺次徙靈峰上堂九十春光已過半養花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流見得麼然雖如是且透聲透色一句作麼生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上堂舉狗子無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刺繡遲紫荊花下轉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淳熙甲午四月八日孝宗皇帝詔入賜座說法帝舉不與萬法爲侶因緣俾拈提師拈罷頌曰秤鎰擲出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癸亥中陞堂告衆而逝

眉州象耳山素覺禪師郡之素氏子出家傳燈試經得度本名圓覺郡守填祠牒誤作素字疑師慊然戲謂之曰一字名可乎師笑曰一字已多郡守異之旣受具出蜀徧謁有道尊宿後往大瀉依佛性頃之入室陳所見性曰汝惑然遠在然知其爲法器俾克侍者掌賓客師每侍性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今

下語又曰直待我豎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
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為舍乃豁
然制罷歸省性見首肯之圓悟再得旨住雲居師至彼以所得
白悟悟呵云本是淨地屙屎作麼師所疑頓釋紹興丁巳眉之
象耳虛席郡守謂此道場久為蠹蝨囊橐非名流勝士莫能起
廢諸禪舉師應聘嘗語客曰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
山谷云惠崇煙雨蘆鴈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
是丹青此禪髓也又曰我敲牀豎拂時釋迦老子孔夫子都齊
立在下風有舉此語似佛海遠禪師遠曰此覺老語也我此間
即不恁麼

眉州中巖華嚴祖覺禪師嘉州揚氏子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
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悔過出家依慧目能禪師未幾疽發臍
上五年鑿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旦即捨杖步趨一

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
於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洎登僧籍府
帥請講于千部堂詞辯宏放衆所歎服適南堂靜禪師過門謂
師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儻問道方外即
今之周金剛也師欣然罷講南遊依圓悟於鍾鼻一日入室悟
舉羅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覲
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師莫能對夙夜參究忽然有省作
偈呈悟曰家住孤峯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
悟見許可次日入室悟又問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擬對悟便喝
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師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棲賢
閣浮山遠禪師削執論云若道悟有親踈豈有旃檀林中却生
臭草豁然契悟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
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以示衆曰

覺華嚴徹矣住後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婁至佛未審參見甚
麼人師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路曰只如德山擔䟽鈔行脚
意在甚麼處師曰撥破你眼睛曰與和尚悟華嚴宗旨相去幾
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昔日德山今朝和尚師曰夕陽西去水
東流上堂舉石霜和尚遷化衆請首座繼踵住持虔侍者所問
公案師曰宗師行處如火消冰透過是非關全機亡得喪盡道
首座滯在一色侍者知見超師可謂體妙失宗全迷向背殊不
知首座如鷺鷥立雪品類不齊侍者似鳳翥丹霄不縈金網一
人高高山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各自隨方而來同會九重城
裏而今要識此二人麼豎起拂子曰龍卧碧潭風凜凜垂下拂
子曰鶴歸霄漢月摩天僧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劔師曰
血濺梵天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曰驚殺野狐狸曰如
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驗得你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

一喝用師曰直須識取把針人莫道鴛鴦好毛羽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成都府楊氏子僧問如何述定林正主師
曰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審如何親近師曰覩著則瞎上堂當
陽坐斷凡聖跡絕隨手放開天回地轉直得日月交互虎嘯龍
吟頭頭物物耳聞目眎安立諦上是甚麼還委悉麼阿斯吒
平江府西山明因曇玩禪師温州黃氏子徧參叢席宣和庚子
回抵鍾鼻適朝廷改僧爲德士師與同志數人入頭陀巖食松
自處久之圓悟被旨居是山親至巖所令去鬚髮及悟詔補京
師天寧與師俱往命掌香水海未幾因舉袍擊鼓頰明大法凡
有所問皆對曰莫理會故流葦咸以莫理會稱之住後上堂汝
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眼汝若瞞還自瞞汝若成佛作祖老僧
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馬老僧救汝不得衆檀越入山請上堂
說偈曰我無長處名虛出謝汝殷勤特地來明因無法堪分付

謾把山門爲汝開

平江府虎丘雪庭元淨禪師雙溪人也上堂知有底人過萬年
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日如同萬年不見死心和尚道山僧
行脚三十餘年以九十日爲一夏增一日也不得減一日也不
得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翠雲見處又且不然山僧
行脚三十來年誰管他一日九十日也無得也無不得處處當
來見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金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上堂
說得須是見得見得又須說得見得說不得落在陰界見解偏
枯說得見不得落在時機墮在毒海若是翠雲門下直饒說得
見得好與三十棒說不得見不得也好與三十棒翠雲恁麼道
也好與三十棒遂高聲召大眾曰嶮上堂日日東出日日日
西沒是時人知有自古自今如麻似粟忽然捩轉話頭亦不從
東出亦不從西沒且這從甚處出沒若是透關底人聞恁麼道

定知五里牌在郭門外若是透不過者往往道半山熟瞞人僧
問如何是到家一句師曰坐觀成敗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
麼人師曰遠親不如近隣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又作麼生師曰近隣不如遠親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
糞堆頭曰意旨如何師曰築著磕著

衢州天寧訥堂梵思禪師蘇臺朱氏子上堂趯翻生死海踏倒
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無死漢遂拈拄杖曰訥堂今日拄杖
子有分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來擔荷看有麼有麼良
父擲拄杖下座上堂知有底也喫粥喫飯不知有底也喫粥喫
飯如何直下驗得他有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出
參學事大遠在喝下喝下座上堂山僧是楊歧四世孫這老漢
有箇三脚驢子弄蹄行公案雖人人舉得祇是不知落處山僧
不惜眉毛爲諸人下箇注脚乃曰八角磨盤空裏走

岳州君山佛照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識為你註破仰之彌高不隔丝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真體自然鳥啼華笑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截身北斗

平江府寶華顯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喫粥了也頭上安頭洗鉢盂去爲蛇畫足更問如何自納敗闕良久高聲召大衆衆舉首師曰歸堂喫茶上堂禪莫參道休學歇意忘機常廓落現成公案早周遮祇箇無心已穿鑿直饒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錯

紹興府東山覺禪師後住因聖上堂三通鼓罷諸人各各上來擬待理會祖師西來意還知劒去久矣麼設使直下悟去也是斬頭覓活東山事不獲已且向第二頭鞠按看以手拍禪牀下

座上堂花爛熳景暄妍休說壺中別有天百草頭邊如薦得東高三丈西闊八寸上堂舉昔廣額屠兒一日至佛所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世尊曰如是如是今時叢林將謂廣額過去是一佛權現屠兒如此見廣額且喜沒交涉又曰廣額正是箇殺人不眨眼底漢颺下屠刀立地成佛且喜沒交涉又道廣額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這一佛多少分明且喜沒交涉要識廣額麼夾路桃華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台州天封覺禪師上堂無生國裏未是安居萬仞崖頭豈容駐足且望空撒手直下翻身一句作麼生道人逢好事精神爽入火真金色轉鮮

成都府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即心是佛語下發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爲衆入室餘二十許人師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愕眙亟以聞悟悟

至召曰祖首座師張目眎之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趨寂

南康軍雲居宗振首座丹丘人也依園悟於雲居一日仰瞻鐘閣倏然契證有詰之者座酬以三偈其後曰我有一機直下示伊青天霹靂電捲星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之妙於汝何虧悟見大悅竟以節操自高道望愈重嘗書壁曰住在千峯最上層年將耳順任騰騰免教名字挂人齒甘作今朝百拙僧樞密徐俯字師川號東湖居士每侍先龍圖謁法昌及靈源語論終日公聞之藐如也及法昌歸寂在笑談間公異之始篤信此道後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命靈源歸孝址說法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祇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洎滴不遺且道尋常著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著萬卷書底又却向甚麼處著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源下座問曰學士

適來見箇甚麼便恁麼道
曰恁麼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是
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
未點地在悟頰面曰
地悟曰莫謗他好

遊公堂間爲摩詰

少及公問請

曹侍即開

趙之

至名曰祖首座師張目默之悟曰昔者新羅國去師默頭亮
爾趨寂

南康軍雲居宗振首座丹心人也性。一日仰臥於
閣候然契證有詰之者亦斷以二語。一曰。一曰。一曰。
伊青天霹靂電掣星馳終山。一曰。一曰。一曰。
悟見大悅竟以節操自高。一曰。一曰。一曰。
上層年將耳順任勝。一曰。一曰。一曰。
樞密徐備字師川號東湖居士。一曰。一曰。一曰。
論終日公聞之。一曰。一曰。一曰。
此道後丁父憂念母以報。一曰。一曰。一曰。
答已乃曰諸。一曰。一曰。一曰。
遺且道尋常著。一曰。一曰。一曰。
向甚麼處著。一曰。一曰。一曰。

適來見箇甚麼便恁麼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源
曰恁麼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是何心行源大笑靖康初爲尚
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參圓悟悟
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頂相曰這老漢脚跟猶
未點地在悟顛面曰甕裏何曾走却鼈公曰且喜老漢脚跟點
地悟曰莫謗他好公休去

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居士任南康政成事簡多與禪納
遊公堂間爲摩詰文室適圓悟居甌鼻公欣然就其鑪錘悟不
少假公固請悟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是死一回始得公默契
嘗自疏之其畧曰家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屋無人幾度賊
來亦打悟見囑令加護紹興庚申冬公與汪內翰藻李參政卨
曾侍郎開詣徑山謁大慧慧聞至乃令擊鼓入室公欣然袖香
趨之慧曰趙州洗鉢孟詵居士作麼生會公曰討甚麼碗拂袖

便出慧起搗住曰古人向這裏悟去你因甚麼却不悟公擬對
慧撥之曰討甚麼碗公曰還這老漢始得

侍郎李彌遜號普現居士少時讀書五行俱下年十八中鄉舉
登第京師旋歷華要至二十八歲爲中書舍人常入圓悟室一
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寧適悟出
門遙見便喚曰居士且喜大事了畢公厲聲曰和尚眼花作甚
麼悟便喝公亦喝於是機鋒迅捷凡與悟問答當機不讓公後
遷吏部乞祠祿歸閩連江築庵自娛忽一日示微恙遽索湯沐
浴畢遂趺坐作偈曰謾說從來牧護今日分明呈露虛空撥倒
須彌說甚向上一路擲筆而逝

覺庵道人祖氏建寧游察院之姪女也幼志不出適留心祖道
於圓悟示衆語下了然明白悟曰更須颺却所見始得自由祖
偈曰靈柱抽橫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

令人本明號明室自機契圓悟徧參名宿皆蒙印可紹興庚申
二月望親書三偈寄呈草堂清微露謝世之意至旬末別親里
而終草堂跋其偈後爲刊行大慧亦嘗垂語發揚偈曰不識煩
惱是菩提若隨煩惱是愚癡起滅之時須要會鷄過新羅人不
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華生淤泥人來問我若何爲喫粥喫飯
了洗鉢盂莫管他莫管他終日癡憨弄海沙要識本來真面目
便是祖師一木叉道不得底又下死道得底也又下死畢竟如
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成都府范縣君者整居歲久常坐而不卧聞圓悟住昭覺往禮
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久
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却有箇方
便遂令秬看是箇甚麼後有省曰元來恁麼地近那
太平懃禪師法嗣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眉州徐氏子年三十得度詣成都習唯
識自以為至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縱
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周流江淮既抵舒之太平
聞佛鑑禪師夜參舉趙州栢樹子話至覺鐵嘴云先師無此語
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叙所悟
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云十方無壁落何不入
門來師以拳搨破牕紙鑑即開門搨住云道道師以兩手捧鑑
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箇栢樹話禪客相傳遍天下
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
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辯真假鑑深然之每對
客稱賞後命分座襄守請開法天寧未幾擢大別文殊上堂曰
師子嘖呻象王哮吼雲門北斗裏藏身白雲因何喚作手三世
諸佛不能知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作麼生是他知有底事兩

打梨花蛺蝶飛風吹柳絮毛毬走上堂拈拄杖直上指曰恁麼
時刺破憍尸迦脚跟卓一下曰恁麼時卓碎閻羅王頂骨乃指
東畔曰恁麼時穿過東海鯉魚眼睛指西畔曰恁麼時塞却西
王母鼻孔且道總不恁麼時如何今年雨水多各宜頻曬曝宜
和改元下詔改僧為德士上堂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為
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氅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
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即今是甚
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為顯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
氅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既爾眾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羣
仙聚會共酌迷仙酌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
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碁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
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祗如不進不
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二年

九月復僧上堂不掛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
閑思想大底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
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于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
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鑊鉞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
欺罔 聖君賴我皇帝陛下聖德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
賜宸章頒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削實謂寒灰再煇枯木重
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頽
綱迷仙耐變為甘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
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改舊時相不改
舊時人敢問大眾舊時人是一箇是兩箇良久曰秋風也解嫌
狼藉吹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眾舉臨濟入滅囑三聖
因緣師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
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欲舉師南奔者

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師曰速見殺以快汝心
賊即舉槩殘之血皆白乳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韶州南華知易禪師蜀之永康人也上堂此事最希奇不礙當
頭說東隣田舍翁隨例得一椽非唯貫聲色亦乃應時節若問
是何宗八字不著人擊禪牀下座上堂日日說時時舉似地擎
山爭幾許隴西鸚鵡得人憐大都祇爲能言語休思惟帶伴侶
智者聊聞猛提取更有一般也大奇猫兒偏解捉老鼠上堂以
拄杖向空中攪曰攪長河爲酥酪鯁鱗猶自眼搭瞎卓一下曰
變大地作黃金窮漢依前赤骨力爲復自家無分爲復不肯承
當可中有箇漢荷負得行多少人失錢遭罪再卓一下曰還會
麼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忙忙空手回上堂春光爛熳花爭發
子規啼落西山月僑梵鉢提長吐舌底事分明向誰說嗶上堂
迷不自迷對悟立迷悟不自悟因迷說悟所以悟爲迷之體迷

爲悟之用迷悟兩無從箇中無別共無別共撥不動祖師不將
來鼻孔千斤重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舒州施氏子早服勤於佛鑑法席而局務
不辭難名已聞於叢林及遊方迫暮至黃龍適死心在三門問
其所從來既稱名則知爲舒州太平才莊主矣翌日入室死心
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
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師曰入戶已知來見解
何須更舉轆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師曰語言雖
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師曰不扣黃龍角焉
知領下珠心便打初住嶽麓開堂日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
請師爲拈掇師曰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師
曰蘇嚕蘇嚕由是叢林呼爲才蘇嚕後遷龍牙因 欽宗皇帝
登位衆官請上堂祝 聖已就座拈拄杖卓一下曰朝奉疏中

道本來奧境諸佛妙場適來拄杖子已爲諸人說了也於斯悟
去理無不顯事無不周如或未然不免別通箇消息舜曰重明
四海清滿天和氣樂昇平延祥拄杖生歡喜擲地山呼萬歲聲
擲拄杖下座上堂彈指一下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却三
祇劫若也見得行得律即經行困即歇若也不會兩箇鸚鵡扛
箇鼈上堂舉死心和尚小參曰若論此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
子聰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來主掌家業第二子克頑狡猾
貪媮嗜酒倒街卧巷破壞家業第三子盲聾瘖瘂菽麥不分是
事不能秣會喫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有四句死中有
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
喚甚麼作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龍把手並行更
無纖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水獻華去也三人共體用非用
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人并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師居龍

牙十三載以清苦蒞衆衲子敬畏大帥席公震遷住雲溪經四
稔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衆付寺事仍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
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尚無有甚虛空可覓其垂訓如常二
十三日再集衆示問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華佛及衆生並爲增
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衆皆下語不契師喟曰苦苦復曰白雲
湧地明月當天言訖輾然而逝火浴獲設利五色併靈骨塔於
寺之西北隅

明州蓬萊卿禪師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方點頭及
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
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看一曲兩曲無人會兩過
夜塘秋水深上堂杜鵑聲裏春光暮滿地落花留不住琉璃殿
上絕行蹤誰人解插無根樹舉拄杖曰這箇是無根底且道解
開華也無良久曰祇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上堂舉法眼道識

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此二老人
一人向高高山頂立一人向深深海底行然雖如是一不是二
不成落華流水裏啼鸞閑亭雨歇夜將半片月還從海底生
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郡之施氏子參廣鑑瑛禪師不契
遂造太平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去誓
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
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往見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
被這風顛漢拾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
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箇疑
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
是他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師拜起呈偈曰
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華爛熳始撞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
關即便休鑑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衆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

也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遂令人召至因與
遊山偶到一水潭悟推師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師曰潭深魚聚悟曰見後如何師曰樹高招風悟曰見與未見
時如何師曰伸脚在縮脚裏悟大稱之鑑移華山命分座說法
出住廬陵之禾山退藏故里道俗迎居天聖後徙何山及天寧
上堂輾轢鑽住山斧佛祖出頭未輕與縱使醍醐滿世間你無
寶器如何取阿呵呵神山打羅道吾作舞甜瓜徹蒂甜苦瓠連
根苦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大凡扶宗立教須是其人你看
他婆子雖是箇女人宛有丈夫氣二十年篋油費醬固是可
知一日向百尺竿頭做箇失落直得用盡平生腕頭氣力自非
箇俗漢知機洎乎巧盡拙出雖然如是諸人要會麼雪後始知
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上堂如來禪祖師道切忌將心外邊
討從門所得即非珍特地埋藏衣裏寶禪家流須及早撥動祖

師關棧抖擻多年布襖是非毀譽付之空豎闊橫長渾恰好君
不見寒山老終日嬉嬉長年把掃人問其中事若何入荒田不
棟信手拈來草參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客路如天遠侯門
似海深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曰如
何是主中賓師曰相逢不必問前程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一
朝權祖令誰是出頭人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
師曰向上問將來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
倒流僧禮拜師曰珣上座三十年學得底師嘗謂衆曰兄弟如
有省悟處不拘時節請來露箇消息雪夜有僧扣方丈門師起
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因甚麼威儀不具僧顧眎
衣裓師逐出院每曰先師祇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矣來日無
多紹興甲寅解制退天寧之席謂雙槐居士鄭績曰十月八日
是佛鑑忌則吾時至矣乞還鄣南十月四日鄭公遣弟僧道如

訊之師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蹉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早可爲我尋一隻小船子來如曰要長者要高者師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鷄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遺偈師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闍維舌根不壞郡人陳師顏以寶函藏其家門弟子奉靈骨塔于普應院之側

隆興府泐潭擇明禪師上堂舉趙州訪茱萸探水因緣師曰趙老雲收山嶽露茱萸雨過竹風清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盡不成又舉德山托鉢話師曰從來家富小兒嬌偏向江頭弄盡撓引得老爺把不住又來船上助歌謠上堂求嘉道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豎起拂子云看看千江競注萬派爭流若也素善行舟便諳水脉可以優游性海笑傲煙波其或未然且歸林下坐更待月明時

吉州寶藏本禪師上堂清明已過十餘日華雨闌珊方寸深春

色惱人眠不得黃鸝飛過綠楊陰遂大笑下座

吉州大中祥符清海禪師初見佛鑑問三世諸佛一口吞盡何處更有眾生可教化此理如何師擬進語鑑唱之師忽領旨述偈曰實際從來不受塵箇中無舊亦無新青山况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曰放下著師禮拜而出

漳州淨衆佛真了燦禪師泉南羅氏子上堂重陽九日菊華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楊廣橐駝無覓處夜來足跡在松陰

隆興府谷山海禪師上堂一舉不再說已落二三相見不揚眉翻成造作設使動絃別曲告往知來見鞭影便行望刹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那堪更向這裏撮摩石火收捉電光工夫枉用渾閑事笑倒西來碧眼胡卓拄杖下座

信施張普慶 衛善護 盛妙春 周福相 徐善燈

孔善信 許妙安 趙本清 榮善淨 朱福智

盛善正 楊福端 朱善森 林福泉 張福良

趙善宗 庠妙善 孫普山 周妙清 岳福誠

王福廉 王妙堅 凌妙慧 徐妙智 潘道堅

鄔福本 許善源 王福正 徐智福 邢妙果

周普如 鄭慧深 沈善圓 鄭氏 姚福緣

張妙寧 龔善貴 談妙音 張妙福 許妙金

何善達 李善真 張普敬 周福貞 夏妙安

談妙清 顏福泉 金善定 錢妙貴 林福茂

幹緣道寧 唐普宗 劉普海 林玄真 徐貴

